

國史讀本

四卷



M2
G624.41
53

國史讀本



3 2167 8560 4

國史讀本卷四目錄

- 唐一晉陽初起 二續 三續 四霍邑之戰 五唐兵入關 六代王之立 七隋煬之被弑 八續 九高祖受禪附隋東都事 十薛舉興亡始末 十一李軌興亡始末 十二季密興亡始末 十三續 十四續 十五續 十六劉武周始末 十七續 十八王世充竇建德始末 十九續 二十續 二十一續 二十二續 二十三續 二十四續 二十五蕭銑始末 二十六續 二十七劉黑闥始末 二十九續 三十續 三十一突厥犯邊 三十二元武門之變 三十三續 三十四續 三十五太宗之武功一平突厥 三十六續 三十七續 三十八續 三十九續 四十太宗之武功二平薛延陀 四十一續 四十二太宗之武功三滅高昌 四十三太宗之武功四平

龜茲附征天竺

四十四太宗之武功五征高麗

四十五續

四十六太宗

文治

四十七太宗之文治二君臣論治道

四十八太宗之文治三紀魏徵直諫

四十九太宗之文治四

紀長孫后之內助及太宗友愛諸弟事

五十太子承乾之廢

五十

一太子治之立

五十二唐代取士之制

五十三高宗初立

五十四武

后始有寵

五十五廢后之議

五十六武后之立

五十七長孫無忌之

遇禍

五十八裴行儉平突厥

五十九續

六十續

六十一征服西

突厥

六十二續

六十三百濟高麗之征服

六十四續

六十五吐

蕃始強

六十六續

六十七武后專政

六十八李敬業之匡復

六

十九續

七十武氏淫虐濫刑

七十一續

七十二諸王之被戮

七

十三武氏之篡

七十四狄仁傑略傳

七十五續

七十六五王復立中

宗

七十七章后繼亂

七十八續

七十九章后之弑逆

八十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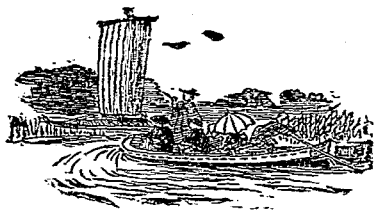
撥亂之功

八十一總論武韋之禍

八十二張仁愿畧傳

八十三太平

- 公主之亂 八十四
 太平公主之敗 八十五
 姚崇相業 姚元之後改名崇 八
 十六續 八十七
 宋璟相業 八十八
 吐蕃之交涉 八十九續 九十
 安祿山初起 九十一
 李林甫用事 九十二續 九十三
 王忠嗣之將略 九十四續 九十五
 天寶軍政之壞 九十六
 楊國忠之亂政 九十
 七南詔之敗 九十八
 哥舒翰畧傳 九十九
 高仙芝封常清畧傳 一百
 唐一代之兵制



國史讀本卷四

咸陽李岳瑞編

唐一 晉陽初起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涼武昭王暠之後也。世仕西魏周隋。襲爵唐公。爲太原留守。淵娶神武公竇毅女。生四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之女。晟族弟順德。與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世民以居。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與賤哉。文靜見世民而奇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以爲然。李密從楊玄感反。文靜坐與密連昏。繫晉陽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

靜曰。今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真主出。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寇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載。帝業成矣。世民喜曰。此吾心也。乃陰部署賓客。淵未之知。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寂有舊。每相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財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初煬帝焚_多洪水浸都城。心惡之。又以讖文有李氏將興之言。殺郿公李渾而夷其族。于是淵深自韜晦。

唐二續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帝在江都。會突厥寇馬邑。淵遣副留守高君雅拒之。不利。恐并獲罪。世民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普陽城外。卽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不若順民心。起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言之。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至。

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煬帝以淵等不能禦寇。使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早定大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復馳驛赦淵。而建成元吉。尙在河東。淵謀爲稍緩。先是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促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諸郡民。年二十以上者。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洶洶。思亂者衆。旣而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寇賊竊據離宮。不早定大計。禍立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如之何。王威高君雅等皆懼。請計。淵曰。用兵進止。皆須請命朝廷。今賊在近郊。而江都遠隔數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任同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爲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當先集兵。乃命世民與文靜順德弘基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

唐三續

威君雅見兵之大集也。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私逃至此。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乃止。威等謀因祈雨晉祠。淵淵知之。使世民伏甲晉陽宮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告密者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矣。遂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以數萬衆來。淵命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等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及君雅以徇。建成元吉與柴紹先後至晉陽。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啓啓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北國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顧勿侵。暴百姓。始畢得啓。謂其下曰。隋主之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將害唐公而擊我。苟唐公自爲天子者。則吾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旨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言。請如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議尊煬帝爲上皇。而立代王侑爲帝。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時勢所逼。不得不爾。乃遣文靜往報之。以請兵。臨發。淵密戒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害也。吾所以結驩于虜者。恐劉武周引之來。以爲我邊。

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爲聲援耳。數百人以外。無所用之矣。西河郡不從命。淵使世民將兵往擊。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斬德儒以徇。自餘秋毫無所犯。淵喜曰。以此用兵。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唐四 霍邑之戰

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溫大雅溫大有共爲記室。參掌機密。分諸將所領。爲左右統軍。以建成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元吉畱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諭以掃清君側之意。代王侑。煬帝孫也。時鎮長安。遣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屯河東。以拒之。會久雨。淵不能進。軍儲缺乏。劉文靜使突厥未歸。或傳劉武周乘虛將導突厥。以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謂隋兵尙疆。未易驟下。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禽。武周與突厥外若相附。衷實相猜。彼雖遠利。晉陽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拯蒼生。當先入關中。號令天下。令甫

遇小敵。遽爾班師。何以自全。從義之徒。將一朝解體矣。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于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痛耶。淵乃悟曰。軍已發矣。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今成敗皆在爾矣。世民乃與建成分道追左軍復還。會太原糧亦至。乃趣霍邑。恐老生固守不出。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且詢之。老生怒。率衆出戰。淵陳城東。世民陳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自南原引兵馳下。衝隋軍。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

唐五 唐兵入關

李淵進克絳郡。獲通守陳叔達。禮而用之。叔達陳宣帝之子也。至龍門。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濟河。指韓城。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安。淵從之。遂下韓城。馮翊太守蕭造來降。淵

匪兵圍屈突通於河東。自引軍西濟河。三輔士民從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與文靜帥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世民率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隋臣于志寧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淵于長壽宮。淵悉禮而用之。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曰。尊公已舉兵矣。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紹遂行。李氏竄匿鄠縣別墅。散家資。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亦亡入鄠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家奴馮三寶說關中羣盜歸淵。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餘。皆遣使迎淵。淵命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李氏以萬餘人來會。與紹對開幕。府號曰娘子軍。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怖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進屯馮翊。世民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房玄齡謁世民于軍門。一見如故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遂帥衆南度渭水。軍令嚴整。秋毫無犯。十月。淵至長安。諸軍皆集。衆二十餘萬。命各依壁壘。毋得入邨。落侵暴。遣使諭文昇等。不報。乃進軍圍之。

唐六 代王之立

八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皆奔散。唯侍讀姚思廉在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詞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不得無禮。衆皆愕然。立庭下。不敢進。淵迎侑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室至闕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雷守官發其祖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前卒。執陰世師骨骸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讎。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除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嘗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淵自爲大丞相。進封唐王。立代王爲皇帝。而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淵旣成功。傾府庫以賞勳人。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賞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爲薪。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以濟國用。淵從之。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兵勢日

盛。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二主。忍相負乎。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耳。及長安不守。乃引兵東出。將趣洛陽。文靜遣竇琮追之。通結陳自固。琮使其子壽往諭指。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敵。命左右射之。通所將皆關中人。遽釋仗降。通遂被執。送長安。淵赦之。以爲兵部尙書。

唐七 隋煬之被弑

煬帝之再至江都也。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內不自安。退朝則幅巾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日不足。常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輒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大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儲垂竭。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甚亟。郎將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共謀逃亡。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趨行樞以告宇文智及。智及喜曰。天厭隋德。英雄四起。今輦轂之下。懷異志者已數萬人。因而撫之。以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因請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

悉召諸驍果。諭以將行大事。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拒戰而死。德戡遂引亂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匿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達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至。戰栗不能言。德戡等擁入朝堂。號爲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此物。胡不亟去之。于是引帝復還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伐。內肆奢淫。使丁壯盡於鋒刃。老弱轉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羣起。專任諂諛。拒諫飾非。安得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之首。德戡曰。普天同怨。何止一人。

唐八 續

化及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灑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

鋒刃。命取鳩酒來。文舉等不許。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帝之巡幸四方也。恆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並齊王暕殺之。宗室無少長皆死。唯秦王俊之子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遂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其兄號泣。請以身代。不許。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浩爲帝。幽之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百官詣化及賀。獨許善心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唐王淵聞變。南向痛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官。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衛兵守之。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虎賁郎將麥孟才。沈光等。相與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欲首事仇。何面目視息人。問耶。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得數千人。將以翼晨襲擊化及。語洩。被殺。麾下皆門死。無一降者。及至彭城。司馬德戡與趙行樞。怨化及賞薄。亦謀殺化及。奉少主浩反正。事洩。亦被殺。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趣東都。

唐九 高祖受禪附隋東都事

十一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以書諭諸郡縣。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長吏士民。盜賊氐羌。皆遣其子弟來降。已而晉位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王語僚屬曰。此詔佞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繁文僞飾。欺天罔人。孤竊耻之。至是隋王侑下詔。禪位于唐。唐王淵卽皇帝位。以侑爲鄜國公。而選用隋氏宗室。於時東都已得。煬帝凶問。留守官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元文都。共掌朝政。俄而宇文化及西來。達等震懼。有蓋琮者。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從之。使琮齎詔說密。密欣然奉命。化及北趣黎陽。密引兵擊敗之。化及兵勢漸蹙。乃尤其弟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而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豈不由汝。智及怒。兄弟數相鬪。士衆多亡。化及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能一日爲帝乎。于是煽殺秦王浩。而稱帝于魏縣。國號許。遂誘海曲諸賊帥王薄等。東屯聊城。于時竇德雄據河北。稱夏王矣。聞化及在境上。乃謂其羣下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化及弑逆。恣爲暴虐。天怒人怨。不可不討。

遂引兵趨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禽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智及與諸逆黨。集隋之百官。臨視斬之。以檻車載化及。誅之。襄國建德起羣盜。有君人之度。每克城邑。得資財。悉以分諸將士。常食蔬菜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化及既敗。得隋宮人數千。卽時散遣之。

唐十 薛舉與亡始末

高祖之始受禪也。僅有河東。關輔。巴蜀之地而已。潼關而東。隴坻以西。皆羣雄割據之墟也。而其地最近。勢最強者。厥惟薛舉。太宗之戡定羣雄。必先近而後遠。固勢之不容已。爾舉金城人。驍勇絕倫。家資巨萬。雄于西邊。金城令郝瑗。使舉募兵。以討羣盜。舉遂劫瑗以反。自稱西秦霸王。賊帥宗羅睺等擁衆歸之。舉兵大振。盡有隴西之地。僭卽帝位。都於天水。以其子仁果爲太子。仁果多力善射。號萬人敵。然貪虐好殺。舉常戒之曰。汝才勇足以成事。而苛酷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耳。既而舉帥師侵唐。秦王世民禦之。戰于高墟。唐兵敗績。郝瑗因進說。唐兵新敗。三輔騷動。宜乘勝直取長。

安舉然之。未發而卒。仁杲嗣立。居于折墟。瑗哭舉。得疾而死。由是寢弱。世民軍於高
 墟。令諸將曰。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堅壁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相持
 六十餘日。仁杲糧盡。世民乃使梁實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秦人大喜。盡銳攻之。世民
 度其已疲。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宗羅喉擊之。玉幾不支。世民引大軍由原
 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進圍
 折墟。仁杲力屈。出降。諸將皆賀。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上驍悍。吾特出其不意。破之。
 斬獲不多。未懾其心。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追之。則散歸隴
 外。折墟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矣。此吾之所以克耳。舉父子據隴西。五年而滅。

唐十一 李軌興亡始末

由秦隴而西。則有涼州。涼州者。西域往來之孔道。而關輔之上游也。旣平隴。右旋取
 河西而西。陲大定。可專力以事東征矣。李軌者。武威人也。有機辨。頗讀書史。家富而
 好任俠。薛舉之起也。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守庸怯。不能禦寇。吾輩

詎可束手就虜耶。不如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遂共推軌爲主。衆謀盡殺隋官。取其資財。軌曰。今者興義兵。以救生民。殺人越貨。此羣盜之所爲耳。乃止。軌盡有河西五郡之地。自稱涼王。高祖之受禪也。欲與軌共圖薛舉。遣使招撫。稱爲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既而稱帝。會薛仁果亡。軌懼。欲去帝號。受唐爵。其將曹珍請依蕭警事周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高祖怒。乃遣吐谷渾兵伐之。初。軌將安脩仁之兄興貴。仕長安。及是。上疏請自往涼州。說軌歸朝。帝曰。軌豈口舌所能下哉。興貴曰。臣家在河西。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臣弟脩仁。又軌所親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伺隙以圖之。易於反掌耳。高祖遣之。興貴至。軌授爲左右衛大將軍。問以自安之術。興貴因說以竇融歸漢故事。軌不答。興貴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起兵。將圍其城。軌率步騎拒戰而敗。遂被執。送長安斬之。鄧曉聞涼州平。舞蹈稱慶。高祖責之曰。汝爲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於李軌。其肯爲朕用乎。遂廢棄終身。軌據河西。凡三年而滅。

唐十二 李密興亡始末

楊玄感之敗也。李密被獲。既而亡命。往來羣盜。間不見禮。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有司疑而捕之。密輒亡去。東郡法曹翟讓。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破械出之。讓亡命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饒勇絕倫。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甫十七。有勇畧。說讓曰。東郡吾輩鄉里。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給。讓從之。李密往來諸賊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與謀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當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翟讓最強。因王伯當以見。爲讓畫策。讓遜謝不敢當。已而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襲取滎陽。張須陁戰死。密謂讓曰。興洛倉積粟甚多。若襲取以振貧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選饒悍。天下不足定也。乃共襲倉城。據之。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於道。越王侗自東都。遣兵來擊。密大破之。威聲益振。于是推密爲主。號曰

魏公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世勣雄信。皆爲大將軍。江淮以北。莫不響應。密悉授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統之。衆至數十餘萬。乃廣築洛口城而居之。遣將分道略地。河南郡縣多附于密。

唐十三 續

李密數攻東都。移檄郡縣。數揚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斑之子。君彥辭也。東都城內乏糧。越王侗使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告急。善達見帝。涕泗嗚咽。帝爲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誠如所言。善達何由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督運。遂爲羣盜所殺。自此人莫敢以賊聞矣。世基爲帝所親重。賣官鬻獄。其門如市。而不嫻吏事。封德彝密爲指畫。將順帝意。世基寵眷日隆。而隋政日亂。皆德彝爲之也。密用徐世勣策。襲取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屢勝之威。因士馬之銳。沿流東下。直指江都。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竟莫得所在。翟讓貪暴。密惡而殺之。由是其將佐漸自疑矣。密旋與東都連和。隋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置酒上東門相慶。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與化及有連。由是有隙。密將入朝。聞世充殺文都。乃復還黎陽。羣盜之就食洛口倉者近百萬。密喜曰。此可謂足食矣。其將賈閏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四方之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是也。今不乘機進取。而坐耗儲積。一旦米盡。民散。誰與成大業者哉。密不聽。

唐十四續

王世充謀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阻邙山以待之。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若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東都兵有三不可當。鐵仗。精銳。一也。南軍。輕果。二也。世充所將多江淮銳士食盡。求戰。三也。我但蓄力待之。彼欲戰。不得。

退走。無路。不過十日。必將自潰。諸將諠然。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頓足歎曰。今茲敗矣。魏徵言於鄭頊曰。吾軍雖累勝而驍。將銳卒多。死。世充志在死戰。難與爭鋒。但宜深溝高壘。俟其退而擊之。頊曰。此老生常談耳。徵拂衣起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耶。密素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比戰。誓衆曰。今日之事。非直爭勝而已。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不捷。必無一人幸免者。各宜勉之。暹明。引兵薄密。密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隋兵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預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之。過陳前。令士卒大譟曰。已獲李密矣。諸軍皆呼萬歲。伏兵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帳。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真已潛引隋軍入據其城矣。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欲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而衆心離散。多不願往。密爽然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旣不願。吾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耳。衆咸曰諾。從密西行者三萬餘人。密所據郡邑多降于隋。

李密之來歸也。上使人迎勞。相望于道。密大喜曰。我擁兵百萬。一旦歸朝。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之竇融。功不細矣。甯不以台司見處乎。及至長安。僕待頗菲。旣而以密爲光祿卿。封邢國公。密殊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或來索賄。意甚不平。唯上曲加親禮。常呼爲弟。以舅女獨孤氏妻之。每大朝會。密職當進食。深耻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亦怏怏。乃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乃言于上。請收撫山東。故時麾下。上許之。羣臣多以爲不可。上曰。帝王自有天命。豈小子所能取。就令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復何足惜。乃遣之。且以伯當及賈閏甫爲之副。將行。引升御榻。賜以酒食。謂之曰。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使弟行者。朕推赤心以待弟。非他人所能閒也。密再拜受命。旣行。密長史張寶德表密必叛。上意中變。詔密帥所部還朝。密謂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收兵度河。得至黎陽。與徐世勣相見。大事成矣。閏甫以爲不可。密大怒。揮刃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

驅掠徒衆。直趣南山。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以待之。令其衆夾路而伏。密果至。半度。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世勣在黎陽。上遣人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舉軍縞素。哭而葬之。密素得士心。故時將卒。臨哭。多嘔血者。世勣帥所部來歸。上嘉其義。賜姓李氏。密起兵。六年而滅。

唐十六 劉武周始末

劉武周者。本景城人。徙家馬邑。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每詈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宗耳。武周乃棄家從軍。積功至鷹揚校尉。還家。太守王仁恭甚倚任之。武周以天下大亂。陰懷異志。乃稱疾不出。郡中豪傑。皆來慰問。椎牛縱酒。以享之。酒酣。大言曰。世亂如此。終死溝壑。今倉中積粟。紅朽。誰能爲我取之。衆皆曰。諾。遂與其黨十餘人。候仁恭視事。入而斬之。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廩。振貧乏。馳檄境內。屬城皆歸之。得勝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妹婿苑君璋爲宰相。先是上谷人宋金剛者。在易州爲

盜爲竇建德所敗。奔于武周。金剛故梟勇善戰。武周得之。甚喜。金剛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大悅。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使襲并州。且乞兵突厥以助之。裴寂以兵拒戰。敗績。齊王元吉留守太原。遽棄城南走。武周遂據晉陽。河東郡縣。半沒于賊。關中大駭。高祖議棄大河以東。阻河自守。秦王世民力爭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舉而棄之。所損非細。願假臣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授世民。使擊武周。會武周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奄至夏縣。永安王孝基拒戰大敗。孝基及獨孤懷恩。唐儉劉世讓等。皆沒于賊。

唐十七 續

秦王世民至河東。敬德相潛引騎至蒲坂。世民自帥步騎。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盡俘其衆。與金剛相拒於柏壁。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皆聚。于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關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披其心腹。彼食盡計窮。自當退走。當待此。

機未宜速戰。旣而金剛果食盡北走。世民悉衆追之。破尋相於呂州。乘勝逐北。一日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諫。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事機難得。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徐得爲備。不可復制矣。吾輩忠徇國。豈顧身乎。策馬而進。將士不復敢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夜宿谷西。世民已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諸將分而食之。復引兵趣介休。金剛尙有衆二萬。出自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亘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以精騎突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北走。敬德尋相皆率衆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部。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數以爲言。世民卒不聽。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太原。脫身走突厥。金剛收餘衆隨之。武周所陷郡縣。復爲唐有。久之。武周亡。歸馬邑。事洩。突厥殺之。遂及金剛。而以苑君璋爲大行臺。使統武周餘衆居塞下。往來寇鈔。

唐十八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

王世充者。本姓支。西域胡人也。虜居新豐。父蚤死。世充隨母嫁王氏。因冒其姓。頗涉經史。好兵法。及推步之術。以軍功入仕。明習法令。善敷奏。能舞弄文法。利口飾非。衆莫能詘。大業中爲江都宮監。煬帝數南巡。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雕飾池臺。數進珍物。以媚於帝。由是有寵。世充知隋祚將終。陰結豪俊。有繫獄抵罪者。輒枉法出之。羣盜起。將兵討擊。數有功。每尅捷。必歸功于下。所獲軍實。悉推與士卒。人爭爲用。及李密起。奉詔援東都。以功封鄭國公。密之降也。世充謂其下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其勢必爲密所禽。吾軍數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多矣。一旦爲之下。其庸有噍類乎。衆皆憤怒。文都聞而大恐。謀因世充入朝。伏甲殺之。期有日矣。段達庸懦。懼事不成。潛以其謀告世充。世充執文都殺之。遂專隋政。俄自加相國。總百揆。晉爵鄭王。遂廢隋主侗而篡帝位。世充欲收攬人心。每聽朝。必殷勤誨諭。言辭重複。有司往往不能省記。時輕騎遊歷街衢。不令清道。恒按轡徐行。語觀者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民間情事。莫由上徹。世充本欲救時。非貪天位。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與士庶共

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易致壅塞。當於順天門外。設座視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納直諫。於是上書言事者。日輒數百起。條疏既煩。省覽難遍。世充亦自厭之。數月以後。遂不復更出矣。

唐十九 續

世充以苛察失衆心。其下有謀誅世充。迎侗反正者。事洩。皆被殺。于是其驍將羅士信。秦叔寶。程知節等。先後降唐。世充見衆心離散。轉嚴刑峻法。有一人逃者。舉家駢戮。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畔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樵采出城。皆有限制。每使諸將出外。輒收其家屬於宮中。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帝知其可取。乃命秦王世民帥師征之。世民遣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出洛口。斷其餉道。而自引大軍。屯于邙山。連營以逼之。世充置陳于青城宮。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內。鄭帝河南。世充未嘗遣一旅西侵。王忽舉軍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是以來耳。世充又請脩好。應曰。奉詔取河南。不令

來講好也。君廓攻襄贛，拔之。河南郡縣相繼來降。世民麾下多四方降將，間有叛去者。諸將疑尉遲敬德有變，囚之。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去，志豈在它人？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贖。」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敬德感泣，無言。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步騎萬餘突至，圍之數重。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垂及矣。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重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敗去。世民執敬德，手謂之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唐二十 續

世民移軍青城，以逼東都。壁壘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諸將洶懼。世民曰：「賊計窮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更出矣。」命屈突通渡水擊之，兵甫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將士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鄭軍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洛陽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唐兵四面進攻，旬餘弗

能克。將卒皆疲敝思歸。劉弘基以班師請。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歎附。洛陽孤城。勢何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有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高祖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奏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旦夕。我若旋師。賊勢必將復振。後難圖矣。帝乃止。君廓東拔虎牢。洛陽外援盡絕。唐兵掘塹築長圍而守之。世充力竭。求援於竇建德。建德與羣臣議。其舍人劉斌曰。今唐有關中。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三分之勢也。唐之攻鄭。已越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疆鄭弱。其勢必舉。鄭破則唇亡齒寒。患必及于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悉兵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却唐存鄭。則三分之勢。庶可常保。倘唐兵退而鄭可圖。則因而取之。總二國之衆。乘敵軍之新破。長驅入關。京師可舉。此一統之業也。建德大悅。留其將范願居守。而自帥衆十餘萬。號三十萬。渡河救鄭。

唐二十一 續

夏王建德既度河。陷管州及滎陽。陽翟諸城。汎舟運糧。水陸並進。軍於成皋之東。築

官板渚。秦王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暫避其鋒。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藏。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所患者但乏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若縱之。使得相合。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矣。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統驍銳先據成皋。以待夏軍之至。我逸彼勞。一戰可克。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屈突通等皆請退保新安。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夏人新破。山東將驍卒惰。吾據武牢。武牢卽虎牢唐諱虎改爲武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得。在此行矣。若不速進。使夏兵得據武牢。諸城新附。勢不能守。兩寇并力。其勢益彊。何弊之可乘。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亦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佐齊王元吉圍守東都。而自帥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方正晝。出兵鼓角。旌旗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兵邀擊。世民抵武牢。將驍騎。

數百親出。覘建德營壘緣道分留。從騎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俱進。謂尉遲敬德曰。我執弓矢。公持槊相隨。雖百萬衆。其奈我何。

唐二十一續

世民進距夏營纔三里許。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世民遽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夏人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皆失色。世民曰。爾曹第前行。吾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者將至。則彎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又復來。如是者再三。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亦殺十許人。追騎不敢逼。則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內。諸將奮起合擊。大破之。夏軍迫於武牢。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凌敬言於建德曰。不如悉兵度河。攻下懷州。河陽。以大將守之。鳴鼓揚旂。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焉。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疆。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告急之使相屬于道。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俾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不用敬言。其妻曹氏

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溢口連營漸進。乘唐國之虛襲取山北。兼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果在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方倒懸。亡在旦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蕘。牧馬河北時。將襲武牢。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軍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北渚。以誘之。

唐二十三續

建德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北距大河。南屬鵠山。西薄汜水。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登高而望。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經大敵。今度險而羸。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動。彼勇氣自衰。陳久。士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王琬乘隋煬帝驄馬出陳前。以矜衆。世民見而羨之。尉遲敬德請往取。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直入夏陳。擒琬。引其馬馳歸。無敢當者。夏軍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息。又爭飲。

水。逡。巡。欲。退。世。民。使。宇。文。士。及。以。三。百。騎。犯。夏。陳。戒。之。曰。賊。若。不。動。宜。即。引。歸。及。至。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自。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唐。兵。猝。來。建。德。召。騎。兵。拒。敵。騎。阻。於。朝。臣。不。得。過。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再。入。再。出。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彌。厲。射。人。皆。應。弦。而。仆。諸。軍。既。合。塵。埃。漲。天。世。民。與。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夏。陳。後。張。唐。旗。幟。夏。軍。望。見。之。皆。大。潰。建。德。中。傷。逃。匿。於。牛。口。渚。唐。將。追。之。建。德。墜。馬。援。槊。將。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將。軍。楊。武。威。下。禽。之。以。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犯。我。兵。鋒。耶。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耳。曹。氏。與。僕。射。齊。善。行。以。數。百。騎。奔。洛。州。

唐二十四 續

於時王世充部內郡邑悉降於唐。號令所行。東都城內而已。秦王世民歸東都。囚竇建德至城下。以示世充。二人對語。相向而泣。且命世充故將長孫安世入城。告世充。

以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耳。夏王今已成禽。天意可知。縱得達襄陽。終必無成。不如降也。世充乃素服面縛。帥子弟羣臣。詣軍門歸降。世民禮接之。謂曰。卿常以童子見。輕之甚耶。世充頓首謝罪。于是部分諸軍。入洛陽。分守市肆。嚴禁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令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命蕭瑀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取世充黨羽。罪惡尤甚者十餘人。戮之洛水之上。世民觀隋家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其不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其雙闕。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使人謂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今既老病。無須相見也。威既老且貧。困頓以死。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以拒唐。齊善行曰。喪敗如此。守亦無成。等爲亡國。豈可重遺毒於生民哉。乃悉散其士卒。而奉建德妻曹氏來降。初宇文化及之敗也。士及妻南陽公主。爲建德所得。化及誅。公主子當從坐。建德以主故。意欲活之。使人告主。主泣而不許。竟殺之。至是歸唐。士及請相見。爲夫婦如初。公主曰。我與君不共戴天。之。

仇。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以謀逆之日，察君未預謀耳。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主大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唐一十五 蕭銑始末

太宗之定天下也，攻滅野戰，未嘗不身。在行間，故諸將之功無可紀者。唯荆楚江淮，則李靖與趙王孝恭實戡定之。其運籌決勝之方，畧固不可不紀也。蕭銑者，後梁宣帝之曾孫也。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至孝。隋末，以外戚選爲羅川令。中原大亂，岳州校尉董景珍等，同謀起兵，衆皆欲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蕭銑，梁朝後裔，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不如請以爲主。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卽日赴之。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起兵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銑於是築壇，巴陵城南，燔燎告天。自稱皇帝，遣諸將分道略地。東至九江，西訖三峽，南盡交趾，北拒漢川，皆附于銑。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令掌機密。諸將皆恃功橫恣，專輒殺戮，銑患之。因令諸軍悉罷兵歸農，實奪之權。

也。景珍弟謀亂。事洩被誅。景珍方鎮長沙。銑詔赦其罪。徵還江陵。景珍懼。遂陰送款于唐。銑遣將攻之。景珍兵敗自殺。於是將帥大臣。以次誅戮。邊將皆疑懼。不復有固志。銑亦不能復制。兵勢益弱矣。時夏鄭已亡。中原大定。高祖乃從事南征。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行軍總管。李靖爲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之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靖不可。曰。兵貴神速。今吾軍甫集。銑尙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彼不備。此必成禽。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唐二十六 續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宿衛之士。纔留數千人。聞孝恭兵至。使其將文士弘。屯清江以拒之。士弘戰敗。戰艦三百餘艘。皆爲唐所得。江陵西五州皆降。銑大懼。倉猝徵兵。諸軍悉在江嶺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定。勢不能持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以待之。彼必分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勢分力弱。然後乘其怠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必并力死戰。楚兵剽銳。

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卒出戰。果爲銑所敗。走趣南岸。銑衆方登陸。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追至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盡棄之。江中諸將疑之。靖曰。蕭銑之地。南逾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腹背受敵。進退不能。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蔽江而下。援軍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已克其城矣。銑援軍至。見舟艦塞江。果遲疑不進。銑內外阻絕。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難。奈何。以吾一人之故。陷斯民於塗炭乎。遂下令開門出降。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辜。願勿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縱掠。岑文本曰。江南之民。苦隋虐政。延頸跂踵。以望王師。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北向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銑建國凡五年而亡。

唐二十七 劉黑闥始末

劉黑闥。漳南人也。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生產。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貧不

能自給。建德輒伙助之。及建德起兵。黑闥方爲王世充騎將。不義世充所爲。遂往從建德。封爲漢東公。令將奇兵往來掩襲。黑闥旣遍遊諸賊間。善觀時變。建德每有所經畧。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捷。建德旣亡。自匿於漳南。閉門不出。會有詔徵建德時故將。于是范頤高雅賢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悉遭夷滅。吾輩若至長安。安有全理。且吾屬昔爲夏王所厚。今不爲復仇。何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畊桑。不願復起兵矣。衆懼事洩。遂殺雅。轉詣黑闥。黑闥欣然從之。卽殺畊牛。與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襲漳南。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事平則罷之。及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以淮安王神通爲右僕射。使討黑闥。黑闥陷且魏諸州。建德餘衆悉歸之。神通至翼州。與幽州總管李藝兵合。又發河北諸州兵五萬餘人。與黑闥戰于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兵少。依隄軍行爲陳。以當之。會天大風雪。神通乘風合戰。俄

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薛萬均兄弟乘間亡歸。藝退還幽州。黑闥兵勢大振。遂自稱漢東王。都於洛州。

唐二十八 嶺

黑闥起兵。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遂稱王。政元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其陷定州也。執總管李玄通。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餽以酒肉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好劍舞。請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何面目。偷息人間哉。卽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爲流涕。乃詔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帥師擊黑闥。洛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往助城守。黑闥攻之甚急。世民恐君廓不能守。與諸將謀之。羅士信請往代君廓守。世民登城南高阜。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潰圍而出。士信以左右二百人乘之。以入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進。八日而城陷。黑闥聞士信之勇。欲降之。士信詞氣不

撓。乃殺之。時年甫二十耳。世民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高雅賢戰死。黑闥勢少弱。乃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自往救之。爲敵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乃得免。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戰酣。乃決之。黑闥帥步騎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親自搏戰。黑闥帥衆殊死鬥。自午至昏。戰數十合。黑闥勢不能支。乃遁去。餘衆不知。猶苦戰。俄洛水大至。其衆始潰。黑闥與范願等亡奔突厥。山東悉平。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盡復故地。上命太子建成討之。黑闥戰敗。其將諸葛德威執之以降。斬之。于是海內始大定矣。

唐二十九 秦王與建成元吉之隙

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嘗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即位。諸將皆請立秦王。世民又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幼子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

吉因曲意專諸妃嬪。詔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是時東宮諸王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恣爲非法。有司莫敢詰。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携弓刀。相見如家人禮。改令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隋宮人。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親屬請託。世民皆不許。由是益怨之。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之田數千頃。張婕妤亦爲其父求之。上許之。神通以奉令在先。拒而不與。婕妤訴之。上怒。責世民曰。我敕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家童數人。曳如晦下馬毆之。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愈怒。後宮因共譖世民曰。陛下黃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且曰。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惻然。由是遂無易儲之志矣。

唐三十 續

天下既定。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舉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諸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僚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人。皆爲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時人羨之。謂之登瀛洲。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時上已入建成黨之譖。秦王府僚多補外官。俄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玄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誠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世民乃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邑。諸將多搜取寶物。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劉黑闥之以突厥入寇也。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勛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乏絕。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立功名。因結納山東豪俊。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上果許之。珪僧辯之孫也。黑闥既平。元吉勸建成早除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以上故止之。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幸仁智宮。建成

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又以甲遺文幹。使舉兵。表裏相應。使者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置諸幕下。馳徵文幹。文幹知事洩。遂發兵反。世民討平之。元吉與諸妃嬪。更迭爲建成請。上尋亦意解。遣建成還守京師。

唐三十一 突厥犯邊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洎四方大定。謂羣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悉用詔敕。突厥遂數寇邊。諸州張瑾與戰於太谷。全軍皆沒。長史溫彥博被執。虜以彥博職居機要。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答。虜遷之陰山。後突厥歸款。始得還。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將從之。秦王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奈何爲此。以貽千古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頰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勝。遷都未爲晚也。上稱善。建成元吉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非有大志。不過欲得賂耳。秦王託禦寇之名。實則欲總攬兵權。成其篡奪之志故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虜復大入。上乃改容勞

勉。招諺世民元吉帥師出屯幽州時頡利突利兩可汗舉國入寇元吉畏憚弗敢進世
 民自將精騎馳抵虜陳告之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鬥者獨出與我鬥若以衆來我止
 有百騎相當耳頡利不測弗答世民又遣騎見突利責以背約頡利聞之疑突利與
 中國有謀引兵稍卻會大雨世民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旬筋膠俱解吾刀
 槩犀利失此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而進直壓虜營突厥大驚頡利欲戰突利
 不可乃請和親突利因自託於世民世民亦以恩信撫之與盟而去上每有寇盜輒
 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愈甚

唐三十二 元武門之變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謀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
 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因進醪焉歸而暴病嘔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
 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復固辭且建成在東宮日久吾不忍
 奪也觀汝兄弟終不相容當遣汝居東都自陝以東皆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

王故事。世民涕泣固辭。上曰。天下一家。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即往。毋過悲也。將行。建成元吉謀曰。秦王若至洛陽。將不可復制。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甚易。乃密令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分陝之命。莫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意遂移。事中止。元吉數請殺世民。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大功。且罪狀未著。何以爲辭。時危疑日甚。秦府僚佐。皆皇懼。不知所出。房立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猝發。豈唯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不如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立齡言。建成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餽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藉以得詞。其陰事。寧非良策。不然禍且及公矣。元吉果譖敬德于上。上欲殺之。世民苦救得免。又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門戶。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

唐三十三續

元吉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誓死不去。願早決大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立齡如晦兩人耳。皆言諸上而去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尙在府中。與其舅高士廉。及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李靖。靖辭。又問李世勣。世勣亦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荐元吉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元吉請以敬德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從行。皆秦府勇將也。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益元吉軍。率更丞王陞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伏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告無忌。無忌勸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而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衆欲以死奉王。乃天授也。今禍機垂發。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若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事左右。交手就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言。大事去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相隨而去耳。世民命卜之。張公謹從外。

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而不吉。庸能已乎。於是定計。令無忌敬德密召玄齡如晦於外。二人皆着道士服。與無忌先後潛至秦府。敬德從宅道亦至。

唐三十四 續

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瀆亂宮闈。且曰。兄弟專謀殺臣。似爲建德世充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於地下也。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翼日。世民率無忌等。伏兵於玄武門。先是張僊俘竊知世民表意。馳白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勸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側。覺有變。卽策馬欲還。世民從而呼之。元吉三射世民。不中。世民射建成。殺之。敬德以七十騎繼至。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絆。墜不能起。元吉至。將扼之。敬德躍馬大呼。元吉走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直至帝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入衛。上歎曰。不圖今

日。乃見茲事。將如之何。蕭稱陳叔達奏曰。太子齊王。本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勛高望重。共爲奸謀。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是吾心也。時秦府兵與兩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上降手敕。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卜召世民入。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遂立爲皇太子。軍國庶務。並委處決。太子命縱鷹犬。罷四方貢獻。令百官開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未幾。上自稱太上皇。禪位于太子。是爲太宗文武皇帝。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安有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宮僚。又召王珪。亦禮而用之。

唐三十五 太宗之武功 一 平突厥

太宗皇帝者。三代後弟一偉人也。漢族之聲威。衰於西晉。而極弊於梁陳。至隋。有天下。始稍稍復振。洎太宗御宇。而後大漢天聲。震古鑠今。莫與比隆。文治武功。並臻極軌。開邠守成。帝固以一身兼之矣。隋之亂也。有梁師都者。據上郡雕陰諸地。數寇關

中。及天下既平。師都所部漸離叛。勢不支。乃稱臣突厥。導之入寇。于是頡利突利。合兵十餘萬。犯涇州塞。頡利進至便橋。使其臣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上命囚之。獨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至渭水。與頡利隔河相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下馬羅拜。俄而六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之。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厥突所以敢傾國來者。以吾國新有內難。朕新即位。必不能禦彼也。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懸軍深入。必有悔心。與戰則克。與盟則固。制服天驕。在斯舉矣。是日。頡利果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遂引兵還。瑀問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出戰。而陛下不許。然虜竟自退。其故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昨其貴人皆來朝謁。我若醉而縛之。因進軍掩擊。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易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與虜結怨。深彼或懼而脩備。則難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陷以金帛。彼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觀衅。一舉可盪平也。將欲取之。必固與。

之。此之謂矣。瑀謝曰：非所及也。

唐三十六 續

上日引諸衛將卒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武事。居間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即爲汝帥。庶幾中國之民獲少安耳。羣臣有諫者曰：于律以兵器至御前者死。今令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變生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猶一家，封域之內胥吾赤子。朕一一推心置腹，奈何宿衛之士反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厲。數年之間，皆成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必先知其疆弱，嘗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彼弱，必出其陳後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耳。初，突厥性淳厚，政令簡畧，頡利得華人趙德言，親用之。德言頗專威福，多變更舊俗，法令煩苛，國人始怨頡利。頡利信任諸胡而疏突厥，會連年大雪，雜畜多死，重以饑饉，部衆凍餒。頡利用度不足，重歛諸部。諸部多叛者，兵勢益衰。頡利恐中國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

揚言會獵。實設備也。鴻臚卿鄭元壽使突厥還。言於上曰。北虜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斃。此將亡之候也。不過三年矣。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閒擊之者。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而取之不仁。乘人之危以邀勝。不武。縱使其部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先發。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唐三十七 續

初。突厥之疆也。諸部皆附屬之。有薛延陀。回紇。骨利幹。奚霫等十五部。散居積北。頡利命突利主之。建牙直幽州之東北。及頡利政亂。諸部多叛者。突利討之。不得志。頡利責其失衆。突利戰敗。輕騎奔還。頡利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望。陰謀叛去。會頡利又徵兵焉。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羣臣曰。鄉者突厥盛。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衆。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喜者。突厥衰。則邊境又安。吾民庶可不覩兵革。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矣。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善諫。以匡朕不逮也。或請脩古長城以備虜。上曰。突厥灾異。頡利仍。頡利不懼而。

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爭。亡在旦夕。朕方與公等掃清沙漠。以立萬世之基。安用勞民遠脩。障塞乎。上知突厥勢衰。不能庇梁師都。乃賜書諭使歸朝。師都不從。遣夏州都督劉旻等圖之。旻數遣輕騎。蹂其禾稼。多縱反閒。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以降。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知其可取。上表請益兵。上命柴紹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師都。師都引突厥至城下。旻偃旗臥鼓不出。師都攻城不得志。乃宵遁。旻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來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之遇。縱兵奮擊。大破之。進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都弟洛仁。殺師都以降。以其地爲夏州。隋末羣雄。至是始盡。

唐三十八 續

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表。言突厥可取之狀。略謂頡利縱欲逞暴。誅忠曠佞。諸部離心。華人入北者多。所在保據山險。大軍一臨。自然響應。上韙其議。命李靖爲行軍總管。公謹副之。李世勣柴紹薛萬徹分道出師。并受靖節度。時貞觀三年十一月也。旣而

突利入朝。上語待^特臣曰。太上皇以百姓之胡稱^故臣。突厥。朕常痛之。今單于稽顙。庶可雪前耻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李靖以精騎三千。自馬邑襲破定襄。頡利不意其猝至。大驚曰。唐非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乃徙牙積口。靖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孫政道來降。世勣出雲中。與虜戰白道。大敗之。頡利保陰山。衆尙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唐儉等慰撫之。頡利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走漠北。靖引兵與世勣會於白道。謀曰。頡利雖敗。餘衆猶盛。若走度積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遙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萬人。齎二十日糧。徑往襲之。可不戰而禽也。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儉輩何足惜哉。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等來。大喜。不設備。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脫身北走。儉得南還。靖殺隋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至於大漠。露布以聞。詔以突厥盪平。大赦天下。

初。始。畢。之。盛。也。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餘。帳。居。國。西。偏。直。靈。州。之。西。北。頡。利。旣。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山。谷。蘇。尼。失。馳。往。取。之。副。總。管。張。寶。相。奄。至。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降。漠。南。遂。空。頡。利。至。長。安。上。御。順。天。樓。受。俘。數。其。罪。而。宥。之。上。皇。喜。曰。昔。漢。高。困。於。白。登。累。世。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矣。復。何。憂。哉。乃。召。上。與。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奉。觴。上。壽。逮。夜。而。罷。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中。國。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諸。夷。悉。稱。天。可。汗。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來。降。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諸。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之。情。弱。則。歎。附。疆。則。畔。亂。若。留。之。中。國。則。降。者。衆。逾。十。萬。數。年。之。後。蕃。息。滋。生。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西。晉。之。禍。可。爲。前。鑑。

宜縱之。使還。故土。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武。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故地爲六州。置二都督府以統之。左曰定襄。右曰雲中。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突厥之衆。留居京師者。近萬家。頡利之敗也。諸酋長皆棄之來降。獨思摩相隨不去。遂并就禽。上嘉其忠。使統頡利餘衆。賜姓李氏。

唐四十 太宗之武功二 平薛延陀

頡利之亡也。北方空虛。薛延陀眞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勝兵三十萬。上以其強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爲小可汗。以分其勢。旣而又拜李思摩爲可汗。俾統突厥餘衆。還其故地。與薛延陀分治漠南北。未幾。眞珠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備必虛。吾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帥諸部兵三十萬。寇漠南。思摩不能禦。走入塞。遣使告急。上命五總管分道北征。戒之曰。薛延陀。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羸。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急取。思摩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盡薙野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掠。卿等不須速戰。俟其

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李世勣等受命而行。果大破虜衆於諾真水上。眞珠恐懼。遣使求昏。上謂羣臣曰。薛延陀倔強漠北。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則許其昏以羶縻之耳。房玄齡以爲和親便。上然之。先是契苾何力來降。拜左領軍將軍。其母弟皆在涼州。上令何力歸省。且撫其部落。會薛延陀盛強。契苾部謀往附之。何力至。聞其謀。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太夫人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因執之。詣薛延陀。置眞珠帳前。欲降之。何力箕踞。東向。拔佩刀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者哉。天地日月。必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有使者從虜中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淚。因以宗女妻眞珠。何力乃得還。

唐四十一 續

貞觀十七年。薛延陀可汗夷男。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貢獻極厚。何力言於上曰。薛延陀未可與昏。願且遷延其事。而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剛戾。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吾可以坐制也。上從之。羣臣多言。不可失信戎。

狄。以啓邊患者。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漢初匈奴強。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帛。以餌之。今彼弱我強。薛延陀新長北庭。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諸胡。諸胡亦俛首聽命者。以其爲中國所立。故耳。今以女妻之。彼自恃爲大國。增諸戎。誰敢不從。胡虜人面獸心。微不得志。必反噬爲害。吾故絕其昏殺其禮。諸胡知彼之爲我棄也。不日將取之矣。卿曹識之。後數年。夷男死。諸子爭立。數犯邊。國人不附。回紇諸部叛之。薛延陀往討。大敗。上詔江夏王道宗等分道並進。夷男子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據其地。餘衆奉夷男兄子咄摩支爲主。上表請居鬱督軍山北。朝議恐其終爲積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上自詣靈州。招撫敕勒。諸部皆喜。請入朝。回紇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上大悅。詔曰。朕聊命偏師。遂禽頡利。始宏廟畧。已滅延陀。鍊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宜備禮告庶。頒示天下。上爲詩。略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命勒石於靈州。未幾。詔以回紇諸部之地。建六府一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又從回紇之請。於回紇之南。突厥以北。別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于是北荒悉平。

高昌者。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太宗之御宇也。其王麴文泰。多邊絕西域諸國朝貢。使人讓之。文泰辭不遜。乃以侯君集爲總管。帥薛萬徹諸將討之。文泰聞之。謂其下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三之一。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彼安能至此乎。及聞唐兵已度磧。憂懼而卒。子智盛嗣。諸將請乘喪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王者之師也。于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二十二城。得戶八千四十。上欲以高昌爲郡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嗣大統。文泰夫婦首先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封其子。則威聲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乃利其土地。開設州縣。則常湏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喪。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原。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實未見其可也。上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又置安西都護。

於交河城。留兵守之。君集虜高昌王麴智盛。及其羣臣豪長而還。於是唐之幅員。東極大海。西抵焉耆。南訖林邑。北盡朔漠。皆爲郡縣。置戍。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唐四十三 太宗武功之四 平龜茲附征天竺

龜茲。今庫車也。貞觀二十一年。其王布失畢嗣位。浸失臣禮。侵漁隣國。會焉耆謀叛。布失畢遣兵助之。上大怒。詔以阿史那社爾爲行軍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等討之。社爾引兵從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棄城奔龜茲。社爾追斬之。龜茲大震。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二百里。與龜茲兵戰。大敗之。遂拔其都。使孝恪留守。而自帥諸軍。追布失畢。禽之於撥換城。布失畢之走也。其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襲擊孝恪。孝恪方營於城外。龜茲人以告。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始引兵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死焉。城中大擾。將軍曹繼叔。與郎中崔義超。合兵赴援。大破虜軍。那利單騎遁走。國

人執之以降。社爾前後破龜茲大城五。召其父老。宣示國威。開陳禍福。諸部皆降。凡得七百餘城。勒石紀功而還。其後以龜茲爲安西都護府。西域之南有天竺者。今之印度也。其國有五。而中天竺最强。自古爲中國兵力所不及。貞觀時。王元策奉使至其國。會天竺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元策。元策銳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西域諸國兵。吐蕃及泥婆國皆遣兵赴之。元策帥以進討。逕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那順以歸。唐室威靈。遂震於西南海矣。

唐四十四 太宗武功之五征高麗

太宗用兵如神。戰無不克。其數用兵而訖無成者。獨高麗一役耳。貞觀十六年。營州奏高麗王建武爲其臣。蓋音葛蘇文所弑。初蓋蘇文凶暴不法。建武謀誅之。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手弑建武。立其弟子藏爲王。上曰。高麗職貢不絕。賊臣弑逆。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未忍言用兵耳。旣而高麗謀擊新羅。新羅王乞援。上遂欲自往征之。褚遂良諫曰。天下譬之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猶身外之物耳。高

麗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足矣。今棄金湯之全勝。踰遼海之絕險。臣竊爲陛下憂之。上不聽。遂如洛陽。詔張亮李世勣帥衆先行。亮由海道趨平壤。世勣將步騎趨遼東。上帥諸軍發洛陽。命太子監國於定州。時貞觀十九年也。世勣潛師濟遼水。攻蓋牟城。拔之。張亮以舟師度海。取卑沙城。世勣進圍遼東。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度。旣度。撤之以堅土。心至遼東。城下。上見士卒負土填塹。即取其尤重者。自于馬上持之。從臣爭負土。致城下。時世勣攻城已二十日矣。上引精兵會之。高麗不能敵。遂克之。李思摩中流矢。上親吮其血。將士聞之。莫不感泣。契苾何力挺身陷陳。裂中其腰。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裹瘡力戰。遂破白巖。初。白巖城旣降矣。復拒戰。上怒其反覆。約克城之日。以其丁口分賜諸將。至是。上曰。殺人而俘其妻孥。朕所不忍。願以庫物頒將士。贖此一城之命。可乎。聞者咸感泣。

唐四十五 續

諸軍進攻安市。安市高麗要郡也。其將高延壽帥衆十五萬來援。上曰：延壽若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援險以困吾軍，上策也。拔衆宵遁，中策也。來與吾戰，下策也。必成禽矣。高麗人或謂延壽曰：唐皇內刈羣雄，外平胡虜，此命世之才，不可敵也。不如頓兵不戰，分遣奇兵斷其運道，彼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直進。上命阿史那社爾以千騎誘之，兵始交，僞遁。高麗兵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南，依山而陳，上以數百騎乘高觀望。命李世勣以萬五千人陳于西嶺，長孫無忌以萬人自山北出夾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山。敕諸軍聞鼓角聲齊出奮擊。延壽見世勣布陳，勒兵將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齊進。延壽大懼，欲分兵拒之，而陳已亂，龍門人薛仁貴著白衣大呼陷陳，所向無前。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舉軍來降。高麗大震，上乃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刻石紀績。安市城久不下，攻之六旬，用功五十萬以上，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垂盡，上乃敕班師，耀兵城下而還。城主拜辭於城上。

上嘉其固守之忠。賜以縑百匹。是役也。戰士傷亡者幾三千人。馬死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必不使朕有此行也。命馳驛祭徵。祀以少牢。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上之攻安市城也。江夏王道宗請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從。是以無功。

唐四十六 太宗文治

上之初卽位也。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左右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叅預朝政。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寬而不撓。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責物。與如晦同心輔政。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一代典章法制。皆二人所手定。上每與玄齡論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契重。忘身徇國。知無不爲。終唐世稱賢相者。必首推房杜焉。如晦早卒。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謂玄齡曰。公與如晦同。

佐朕躬。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上之幸至華宮也。玄齡留守京師。疾篤。徵赴玉華。命乘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居宮下。朝夕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不已。羣臣莫敢諫者。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矣。因上疏切諫。上覽疏曰。病勢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乃躬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徵與王珪皆起。自仇敵。引參心膂。二人皆以直諫著稱。而徵尤敢言。狀貌不逾中人。而膽智無敵。每犯顏極諫。雖逢上怒。而顏色不移。與文皇討論政事。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匡過弭違。能近取譬。皆前代諫臣所不敢言者。及其卒也。上登樓望其喪而哭。詔百官送喪郊外。又親製碑文。以旌其直。嘗謂侍臣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廢。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亡一鏡矣。

唐四十七 太宗之文治二君臣論治道

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岑文本上書略謂。創撥亂之業。其事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尤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固其基也。上

深嘉之。因問羣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則創業難矣。魏徵曰。不然。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則守成難耳。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而得一生。故知創業之艱。徵與吾共定天下。嘗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基于所忽。故知守成之不易。雖然。創業之難。則既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皆拜曰。陛下言及此。乃社稷之福也。上嘗語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悉中律令。公輩不聞執奏。豈以爲事小不復措意耶。夫禍患之來。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而可忽哉。昔龍逢忠諫而死。朕常痛之。湯帝以驕暴亡國。此公輩所親見也。公輩當宜爲朕思。湯帝之亡。朕常爲公輩思。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嘗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可悉加品藻。且自謂何如。數子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理劇。事無不辦。臣不如戴胄。耻其君不如堯舜。以諫爭爲己職。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

確論。

唐四十八 太宗之文治二紀魏徵直諫

魏徵生平直諫。上疏面諍之辭。不下數十萬言。而尤以十思十漸兩疏爲千古所傳誦。其十思略曰。君人者。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衷。以納下。患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施。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簡。能。擇。善。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矣。其十漸疏畧曰。陛下。卽。位。之。初。清。淨。寡。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珍。異。一。漸。也。初。愛。民。如。子。今。浸。用。民。力。二。漸。也。初。勞。身。以。役。物。今。縱。欲。以。勞。人。雖。憂。時。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三。漸。也。初。親。君。子。遠。小。人。今。則。於。君。子。也。恭。而。遠。之。於。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莫。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四。漸。也。初。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今。則。翫。好。之。物。雜。然。並。進。五。漸。也。初。求。賢。如。渴。今。好。惡。隨。心。使。讒。

諧。得。行。守。道。疎。間。六。漸。也。初。無。田。獵。遊。觀。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自。娛。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詰。賁。細。過。忠。欺。不。申。八。漸。也。初。孜。孜。求。治。惟。日。不。足。今。長。傲。遂。非。興。兵。黷。武。九。漸。也。初。頻。年。水。旱。撫。卹。不。遑。今。徭。役。繁。興。元。元。之。心。恐。不。能。如。前。安。固。十。漸。也。疏。奏。上。深。獎。歎。令。列。諸。屏。障。朝。夕。觀。覽。常。謂。人。曰。人。言。徵。舉。動。疎。慢。吾。但。見。其。嫵。媚。耳。

唐四十九

太宗之文治四

紀長孫后之內助及太宗友愛諸弟事

太宗皇后長孫氏。晟之女也。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今古。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于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其訓迪諸子。嘗以恭儉爲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立齡以微譴歸第。后曰。立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恩澤。以致邀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顛危。若欲保全。慎勿處之。權要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罷興作。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蹟。爲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

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慰立齡。使復其位。后之葬也。上思念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指以示之。徵熟視良久。曰。臣昏眊不能見也。上爲重指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思念上皇。望猷陵耳。若昭陵。臣固見之。上泣爲毀觀。上自立武門之變。常懷內疚。撫視諸弟。極盡友愛。荆王元景等。出爲諸州都督。將之官。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尙可復得。兄弟不可復有。因嗚咽流涕。不能自已。上寵少子魏王泰。特命於府中。別置文學館。聽自辟召。或言大臣有不禮于泰者。上怒。召諸公卿切讓之。立齡等皆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聖明在上。魏王必無屈辱大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致夷滅。又何足法乎。上改容謝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誦。人主發言。其可易乎。

唐五十 太子承乾之廢

太子承乾。帝長子也。素有癡疾。及長。喜聲色遊畋。極意奢靡。與羣小狎暱。喜效笑厥

語。及其服飾飲食。嘗謂左右曰。吾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縱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易裝。委身思摩。爲其帳下一役。於願足矣。其狂愚如此。漢王元昌。高祖少子。所爲多不法。上恆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魏王泰。多才有寵。潛懷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樹聲譽。太子忌之。陰養死士。紇干承基等。謀刺殺泰。侯君集失職怨望。因勸太子爲反謀。乃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中調。元昌及帝甥趙節。杜如晦之子荷。皆預其謀。割臂爲誓。上少子齊王祐。爲齊州都督。性輕躁。昵比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數諫不聽。乃條其過失以聞。上以詔書戒之。祐大怒。遂殺萬紀。而舉兵反。爲其下所執。送京師。賜死。治其黨羽。事連承基。繫獄論死。乃上變告太子謀反。帝大驚。勅中書門下大理參鞠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對曰。臣已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恐終不免。時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遂陷臣爲不軌耳。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適陷其計中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者。羣臣皆駭愕。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

乾爲庶人。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君集之被收也。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泣與訣。而原其妻子。

唐五十一 太子治之立

承乾既廢。魏王泰日侍左右。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治無忌之甥也。上謂侍臣曰。青雀昨投我懷云。青雀泰小字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止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進曰。陛下誤矣。安有聖躬萬歲後。魏王據有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泰恐治得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于色。上詢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因置無忌。遂良房玄齡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殺。遂良奪其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唯有立治耳。無忌曰。謹奉詔。上乃命治拜無忌曰。汝身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

誰可立者。乘皆歎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乃立治爲太子。語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儲貳之位。可以經營而得。自今東宮失德。藩王親伺者。兩黜之。於是降泰爵爲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竄嶺表。上終以太子仁柔。密謂無忌曰。雖奴治小懦。恐不能克嗣大業。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之令主。儲位至重。豈可數易乎。上乃止。

唐五十二 唐代取士之制

六朝以前。取士論才之法。備於九品中正科舉。荐辟偶一行之。驅天下之人。使悉歸科舉之一途。蓋自隋煬帝始也。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校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朝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明士。明算。而進士尤爲時所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妨要及乎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爲舍此莫能得人。嗚乎。乃知鄉舉里選之制。非至治之隆。固弗能強行哉。太宗既平天下。乃開禮

部。試。以。文。飾。太。平。四。方。策。名。委。贖。之。士。不。遠。千。里。翔。集。京。師。太。宗。顧。而。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然。進。士。一。科。當。唐。之。叔。季。尤。為。浮。薄。有。識。者。輒。病。之。而。沿。襲。既。久。弗。能。驟。變。也。夫。制。舉。之。從。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進。天。下。之。士。而。親。策。之。唐。與。世。崇。儒。學。內。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舉。行。而。天。子。又。自。詔。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謂。之。制。科。其。為。名。隨。一。時。人。主。所。欲。而。尤。秀。異。者。則。博。學。宏。詞。賢。良。方。正。而。已。此。外。則。天。子。巡。狩。行。幸。輒。集。四。方。之。秀。於。行。在。而。試。之。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時。時。出。於。其。閒。不。可。誣。也。又。有。武。舉。者。蓋。起。於。武。后。時。云。以。唐。世。人。才。皆。出。於。科。舉。之。一。途。也。故。於。太。宗。之。末。備。具。書。之。

唐五十三 高宗初立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有疾。詔太子聽政。謂太子曰。李勣避太宗諱去世字才智有餘。吾故不貴之。留以遺汝。然汝素與之無恩。我今黜之遠方。若其即行。俟吾死後。汝用為僕射。親

任之。若徘徊觀望。則殺之耳。乃左遷勣爲疊州都督。世勣聞命。不別家而去。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侍側。或累日不食。鬢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有餘。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于我。我有天下。多賴其力。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遂崩。是時四夷之在長安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高宗之初立也。召四方朝集使。謂之曰。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面陳。不盡者更封奏以上。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民間疾苦。及其政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治。百姓乂安。有貞觀之風焉。上遵太宗遺命。召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與無忌並同三品。同三品者。唐初宰相之號也。葬太宗于昭陵。開國文武。悉賜塋陪葬。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皆請自殺以殉。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四夷君長。爲太宗所禽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象。列於陵寢北司馬門內。是歲。郎將高侃禽突厥車鼻可汗於阿息山。突厥胡地。盡歸圖籍。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十都督。二十

二州以統之。

唐五十四 武后始有寵

上之始即位也。立妃王氏爲皇后。蕭淑妃有寵。后疾之。思所以間其寵者。初太宗在日。上入侍左右。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宮人無子者。悉出爲尼。武氏在焉。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相泣。后聞之。陰令蓄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也。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禮事_禮后。后數繩其美。未幾大幸。拜昭儀。而后與淑妃寵皆衰。更相與毀之。上皆不納。昭儀武士彠之女也。始得幸。欲追贈其父。以無故事。乃說帝褒賞開國功臣。屈突通等。皆徧加封爵。士彠與焉。皇后淑妃與昭儀更相譖訴。后性高亢。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禮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舉動。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之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俟上至。揚歡笑若平時。俄發被視女。死已久矣。昭儀頓驚啼。上問左右。左右曰。后適在此。乃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訴后無狀。且泣。后無以自明。上由是始有

廢立之意。恐諸大臣之涕從也。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盡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又輦金綸十車以賜之。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不答。亂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中書舍人李義府爲無忌所惡。出爲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同僚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昭儀而恐宰執異議。君若能爲上建策。此轉禍爲福之機也。義府然之。叩閣上表。上大稅。遽超拜中書侍郎。於是敬宗。義府。及崔義元。袁公瑜等皆潛布腹心於昭儀。內外相倚而亂機熾矣。

唐五十五 廢后之議

上廢后之志既決。乃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議事。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親受先帝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文。皇時則勣已受武氏賂。陰主廢立。乃稱疾不入。而無忌等不知也。諸臣既入。上曰。

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擇而聘之。臨疾。彌留。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何必武氏。昭儀會事先帝。天下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人哉。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權歸田里。臣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襜。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志甯不敢言。韓瑗流涕切諫。上不納。瑗與來濟。又上疏極論之。皆不省。他日。勤獨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不可。事當且已乎。勤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耶。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韓瑗上疏曰。昔微子去而殷商以亡。張華存而晉室有賴。陛下無故斥逐大臣。恐非國家福也。上不納。

唐五十六 武后之立

高宗遂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紱。往以才行。選入掖庭。朕在儲貳。蒙先皇見賜。可立爲皇后。而廢王后爲庶人。武后因上表曰。陛下前欲封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廷爭。乞垂褒賞。上以表示瑗等。大懼。屢請去。不許。帝令百官朝后於蕭儀門。王后蕭淑妃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行至其所。呼之。后泣曰。至尊若念曠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行有處置。武氏聞之。大怒。遣人斷其手足。投酒罌中。使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其尸。於是李義府遂參知政事。寵冠百僚矣。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恆怡嬉笑。哂而狡險陰刻。人或忤意。無獲免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謂之李猫。以其柔而害物也。初王后無所出。太子忠官人之子也。至是。許敬宗奏曰。東宮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上從之。廢忠爲梁王。而以武氏所生子弘。代爲太子。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以罪繫大理獄。義府欲納爲妾。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其罪。事覺。上命給事中劉仁軌按之。義府逼正義自殺。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朝官。事不可長。對仗叱

義府令下。義府遂巡顧望。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始讀彈文。聲震殿陛。上以其毀辱大臣。貶之。義方之將上疏也。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亂國而不言。則不忠。言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不難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事君。吾死不憾矣。義方乃奏之。

唐五十七 長孫無忌之遇禍

武氏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肯助己。心銜之。以于志寧中立不倚。亦不悅。令許敬宗伺隙搆之。會有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者。敕敬宗鞠之。敬宗因誣奏無忌與季方謀反。上驚曰。吾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或有之。何至於反。敬宗奏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上年房遺愛與高陽公主謀逆。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共定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其何以當之。上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文帝西漢賢主。其舅薄昭殺人。帝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

無忌謀危社稷。其罪與昭。豈可同日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爵。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逆謀。由褚遂良柳瑋韓瑗搆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時遂良已卒。詔追削官爵。除瑋瑗名。志寧亦免官。無忌既去。武氏猶不懌。必欲殺之。詔追爽瑗。枷鎖詣京師。遣袁公瑜赴黔州。再鞠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瑋瑗。瑗已卒。發棺驗之。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君子曰。甚矣。人臣之不可挾私以謀國也。無忌佐太宗定天下。不可謂不智。受顧命輔少主。正色立朝。不可謂不忠。徒以舅甥之故。擁戴高宗。陷魏王泰。殺吳王恪。以成其志而已。亦終不能免。出爾反爾。吁可畏哉。自此政歸中宮。天子拱手矣。

唐五十八 裴行儉平突厥

高宗乾綱不振。婦言是用。太宗之業。由是中頹。而薄伐四夷。揚唐威於萬里。猶能繼太宗未竟之志。則以先朝宿將。未盡凋零。而貞觀軍政之脩明。獨超於千古也。初李靖之破突厥也。遷其餘衆三百帳於雲中。阿史德氏爲之長。旣而部族漸衆。其酋長

詣闕。請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即古之單于。乃改雲中爲單于都護府。以殷王旭輪遙領之。調露元年。諸部作亂。泥熱蘇自立爲可汗。二十四州突厥皆叛。應之。遣單于府長史蕭嗣業等往討。嗣業連戰累捷。怠不設備。會大雪。虜夜襲官軍壘。嗣業狼狽遁走。諸軍大潰。死者不可勝計。突厥進寇定州。霍王元軌方爲刺史。命憲開諸城門。偃旂息鼓以待之。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通。事覺。上命窮治黨與。元軌曰。弼寇在境。人心不安。若更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誅嘉運。餘無所問。上表自劾。違制上大。喜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上擇帥北征。而難其人。乃召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材。其爲朕一行。遂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以討突厥。豐州都督程務挺出西路。幽州都督李文暉出東路。皆受行儉節度。三路兵共三十餘萬。時突厥扇誘契丹及奚族。侵掠幽營。東西萬里。烽火相望。行儉驟起書生爲大將。人皆危之。

永隆元年春。行儉至朔州。謂諸將曰。用兵之道。撫士貴。城制敵。尙詐。前日蕭嗣業。所以致敗者。以糧運爲虜所乘。士卒凍餒故耳。今吾軍甫至。虜欺我。書生將兵。必復爲此謀。宜因而詐之。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護之。且伏精銳於險要。以俟。虜見糧車至。果大喜。急趨之。羸兵皆棄車散走。虜驅車而歸。就水草處解鞍牧馬。壯士驟躍出車中。奮擊之。虜驚潰。復爲伏兵所邀。斬獲殆盡。自是糧運在途。虜莫敢近。士飽馬騰。人有固志矣。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矣。行儉遽命移之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立命移營。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矣。諸將始驚服。請其故。行儉笑曰。今後但從吾命。不必問也。遂督諸軍進擊虜衆於黑山。大破之。禽其酋奉職。泥熟匄窮蹙。爲其下所殺。携其首以獻。餘衆走保狼山。詔尙書崔知悌持節出塞慰撫。而召行儉振旅還京師。河北郡縣悉平。未幾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寇鈔北邊。復遣行儉討之。大軍未至。將軍曹懷舜將前軍先發。或告伏念在黑沙北。左右纔二十人。可徑往取。

懷舜信之。帥輕銳。倍道疾趨。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徐引兵還。而伏念追兵驟至。懷舜且戰且行。經一日夜。食盡。兵士饑困。伏念自上風乘之。軍遂大敗。懷舜收散卒。斂軍中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虜始解去。

唐六十 續

開耀元年秋。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伏念與其諸部。浸相離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比與懷舜約盟而還。妻子輜重。俱爲行儉所取。乃引兵北走。行儉使程務挺等追躡之。伏念請降。然尙猶豫。且自恃道遠。大兵必不能至。遂不設備。務挺軍驟至。伏念狼狽。不能整衆。乃執其黨阿史德溫傳。走間道。詣行儉軍乞降。候騎見煙塵漲天。急馳報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必伏念執溫傳來降耳。非爲寇也。然受降如對敵。不可無備。乃命諸軍嚴備以待。而遣譯者往迎勞之。伏念果泥首軍門。請罪。行儉盡平餘寇。而以伏念等歸京師。詔駢戮之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來降。裴炎爲相。疾行儉之功。乃奏言伏念力屈歸降。非其本心。宜

戮之以絕後患。上從其言。行儉爭之弗得。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耻。但恐殺降。失信。此後無復來者耳。因稱疾不出。突厥久居塞下。習內地情。實承平日久。驟起爲亂。民不知兵。當之輒靡。其勢幾等西晉。劉石之亂。向微行儉。則唐室之事未可知也。由是觀之。行儉之功所繫固不重哉。突厥平後。朝議欲棄豐州。徙其民於靈夏。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爲固。居虜衝要。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畊牧。隋季失之。致胡騎內侵。靈夏便成極邊。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若棄之。則河內之地復與賊隣。朔方諸郡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唐六十一 征服西突厥

突厥之分爲東西也。絲木杆舍其子大羅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羅便不容於其國。西走烏孫。是爲西突厥之祖。涉隋及唐。頗內附中。朝職貢罔缺。太宗季年。置瑤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賀魯爲都督。其地在西州之北。相距千五百里。賀魯招集離散。盧帳漸盛。聞太宗升遐。謀襲取西庭兩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密表言狀。賀魯遽擁

衆西走。建牙於雙河。及于泉。自號沙鉢羅可汗。西域諸國多附之。於是西突厥有兩可汗。沙鉢羅及真珠葉護是也。葉護數請兵討沙鉢羅。顯慶二年。詔以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蕭嗣業副之。發回紇諸部兵。由北道進討。阿史那步眞由南道往。收撫諸部。步眞突厥降將也。定方軍至金山。與突厥屬部戰。大破之。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服賀魯。賀魯執其妻子以爲質。今我軍已獲泥孰妻子。謂宜禮而歸之。仍加賞賚。使彼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其父母。則人皆爲我。死不遺餘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爲嚮導。定方進至曳陁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十餘萬來拒戰。定方以萬餘人進擊。賀魯輕其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皆撥稍外向。自帥騎兵。陳於北原。突厥先攻步軍。三衝之。不動。定方引騎兵。自後掩之。突厥大潰。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突厥屬部。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腹心諸將。從數百騎西走。

阿史那步眞由南道進。突厥部落聞賀魯已敗。皆詣步眞降。定方乃令蕭嗣業帥回紇兵。趨耶羅斯川。追賀魯。自與任雅相。以大軍繼之。會大雪。平地深三尺餘。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逃竄。浸遠。不可復取矣。省日兼功。正在此時。乃蹶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步眞相會。去賀魯帳二百餘里。賀魯與其徒將會獵。不虞官軍之猝至也。定方布陳長驅。徑襲其牙帳。賀魯不及備。脫身走石闕。定方於是息兵撫慰。令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畫疆場。復生業。凡十姓爲賀魯所掠者。悉括還之。諸番安堵如故。乃留嗣業將兵鎮撫。而自引軍還。賀魯至石闕西北。人馬饑疲。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諸嗣業軍前。賀魯語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獻俘昭陵。數其罪而宥之。乃分西突厥胡地。置濛池。崑陵兩都督府。以阿史那彌射爲崑陵都護。與昔亡可汗。步眞爲濛池都護。繼往絕。

可汗。以鎮撫餘衆。諸姓降者。準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於是唐之西境。奄有今高加索。小亞細亞諸地矣。其後彌射以事被誅。諸番皆以爲寬。步眞尋卒。十姓無主。餘衆附於吐蕃。

唐六十三 百濟高麗之征服

太宗之歸自遼東也。蓋蘇文益驕恣。數侵新羅。爲邊患。帝憤之。命將出師。先後凡三舉。訖未能得志。屢議親征。充容徐惠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覆敗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危亡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嗜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民勞乃致亂之源也。上善其言。爲罷東征。是時國於東方者三國焉。曰高麗。曰百濟。曰新羅。新羅最稱恭順。而百濟。高麗。數侵其境。高宗永徽五年。新羅王遣使來告急。上決意討之。以蘇定方爲行軍總管。水陸齊進。命新羅王與之合勢。定方自成山渡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我師。定方進擊破之。遂趣其都城。百濟傾國拒戰。

又大敗。其王義慈詣軍門請降。詔於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治之。上欲乘勝取高麗。以竟太宗之志。大發中外兵。命契苾何力與定方等分道並進。上與羣臣及四夷君長。宴於洛陽城門。觀新製樂舞。謂之一戎大定樂。定方之平百濟也。留郎將劉仁願。王文度守之。文度病卒。百濟故將福信。迎立王子豐爲主。圍仁願於府城。時青州刺史劉仁軌。坐海運覆船。謫爲徒。詔起爲帶方刺史。帥師救仁願。仁軌老矣。聞命喜。曰。天其將富貴此翁也。請頒唐歷及廟諱奉之。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外耳。仁軌御軍嚴整。所向無前。遂大破百濟。解仁願之圍。

唐六十四 續

乾封元年。蓋蘇文死。長子男生代執國政。弟男建等慕之。男生不自安。乃遣子獻誠詣闕歸命。詔以李勣爲大總管。郝處俊副之。契苾何力。薛仁貴等諸將。并受節制。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爲高麗西境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拔也。進攻克之。西境十六城皆下。仁貴大破高麗衆於金山。斬五萬餘級。乘勝攻扶餘城。仁貴所將。止三

千人。諸將以其兵少也。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擊破高麗兵。尋拔扶餘。四十餘城。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詢以軍事。對曰：高麗必克。昔隋煬東征而無功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得志者。高麗未有帥也。今其王微弱。權臣擅命。蘇文既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歸命。爲我鄉導。從之情僞。我皆知之。以國家之富強。將士盡力。其勢必克。無煩再舉矣。上又問將帥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治軍。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殉國。皆莫及李勣也。勣既克大行城。進會諸軍。合圍平壤。高麗王藏力屈。遣使請降。勣以禮接之。送詣京師。盡平其地。上命以高藏君臣。獻俘昭陵。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命仁貴爲安東都護。以鎮撫之。君子曰：以太宗之神武。而不得志於東。征李勣之爲將。非勇於昔日也。臨之以庸主。而大功卒成。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呼。韓之朝者。乃元帝也。夷狄之廢興。豈盡由中國之兵力哉。

唐六十五 吐蕃始強

唐自中葉以後吐蕃世爲邊患而其禍實始於高宗之朝高宗承貞觀之威征伐四夷戰無不利而獨數敗於吐蕃西戎猾夏之機其來漸矣吐蕃本鮮卑別種禿髮之轉音也世居西徼不通中國貞觀八年遣使入貢是爲交通之始十二年寇松州爲侯君集所破是爲入寇之始十五年以文成公主下嫁贊普則始與帝室通昏矣其王稱贊普俗無姓氏王族曰論官族曰尙棄宗弄讚爲贊普有勇略四隣畏之勝兵數十萬國勢浸強弄讚死其孫嗣位幼弱政事皆決於宰相祿東贊東贊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西垂悉其謀也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本同種而世爲仇敵互相攻擊各上表訴曲直更來求援上召諸大臣議以吐谷渾微弱當扶助之乃以薛仁貴爲行軍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仁貴新立功有威名其破鏡勒也虜十餘萬人使驍勇者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斃其三餘皆下馬請降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帝故選於衆而用之然仁貴起自偏

裨。驟爲大帥。待封。故與等夷。耻出其下。仁貴所言。待封。輒故違之。將帥不和。識者早知其必敗矣。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重自隨。不能趨利。宜留二萬人爲柵。大非嶺上。輜重悉置其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議定。仁貴以所部先進。大破虜兵於河口。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從仁貴策。將輜重徐行。未至烏海。遇吐蕃騎二十餘萬。待封大敗。盡失其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就擊之。仁貴亦大敗。死傷畧盡。與欽陵約和。始得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名。後九年。又有李敬立。青海之敗。

唐六十六 續

咸亨三年。贊普遣其大臣仲琫來貢。上問以吐蕃國俗。對曰。吐蕃地瘠。天寒。風俗朴魯。然上下同心。法令嚴整。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以行。此其所以強也。又詰以寇逼涼州事。則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嘉之。厚賜遣歸。吐蕃雖入貢。而寇鈔河西不已。上決議大舉征之。以宰相李敬立爲元帥。統劉審禮等十

二總管以行。敬立。本。文。臣。無將。畧。軍至青海。審禮將前軍深入。爲虜所攻。敬立怯懦。按兵不敢救。全軍皆沒。審禮亦被禽。敬立聞報。狼狽遁走。頓於承風嶺。阻溝自固。虜屯兵高岡。盡銳攻之。將軍黑齒常之。帥死士五百人。夜襲虜營。虜衆潰亂。敬立乃得收餘衆。還保鄯州。上嘉常之功。擢拜武衛將軍。充河源軍使。常之繕脩守備。訓士屯田。吐蕃畏其威名。不敢入河源境。常之高麗降將也。先是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輒爲敬立所抑。仁軌怨之。及西征議起。上謀帥於仁軌。仁軌以敬立對。上命敬立。敬立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不得不往。何況於卿。敬立不得已而行。遂及於敗。君子謂仁軌於是乎不忠矣。敬立之行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大軍旣敗。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感其意。爲數年不犯邊。涼州自六朝以來。爲賈胡往來。孔道。富庶。甲天下。吐蕃亂後。稍稍殘破矣。

唐六十七 武后專政

高宗晚年苦頭風。目眩不能視物。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帝由是委之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后之未得志也。能屈身忍辱。以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在位久。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被抑制。漸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者。出入禁中。嘗爲馱勝之術。宦者發之。上大怒。召宰相上官儀謀其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以爲然。命儀草詔。后聞之。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謂曰。我本無是心。上官儀教我耳。后由是怨儀。初儀嘗事故太子忠。后因誣儀與忠謀反。下獄殺之。并及忠。太子弘仁孝恭謹。數忤后旨。后醜殺之。帝哀悼逾恆。追謚曰孝敬皇帝。而不能究其暴薨之由也。雍王賢繼爲太子。亦浸失后愛。尋復廢賢而立顯。上崩。太子卽位。是爲中宗。裴炎以中書令輔政。中宗欲以后父韋立貞爲侍中。炎固爭不可。中宗愠曰。我以天下與立貞。有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遷之房州。而立相王旦爲皇帝。卽睿宗也。旦雖爲帝。然常居別殿。不得有所關預。太后視朝紫宸殿。旦以爲常。旋逼殺故太子賢。而追封武

氏三代皆爲王。且爲立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不可私其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庸何傷乎。炎由是得罪。

唐六十八 李敬業之匡復

諸武既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皆懷憤惋。英公李敬業。勳之子也。坐事貶柳州司馬。其弟敬猷。及長安主簿駱賓王。御史魏思溫。給事中唐之奇等。皆緣事被黜。會於揚州。謀起兵匡復唐祚。會御史薛仲璋。奉使江都。亦敬業同志也。思溫爲謀主。使人上變。告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繫之獄。急召敬業。乘傳至揚。矯稱奉密旨。發兵討高州叛蠻。遂斬敬之以徇。復稱中宗年號。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上將。領揚州都督。以之奇爲長史。仲璋爲司馬。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天下。數武氏之罪。其畧曰。殺姊屠兄。弑君醜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窺覷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武氏見檄。問曰。誰所爲也。或對曰。

賂賓王。武氏歎曰。此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詔以李孝逸爲揚州大總管。將兵三十萬擊之。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事。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仲璋曰。金陵故帝都。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之。以爲根本。然後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萬全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待南軍之至。不乘此勢。建立大功。乃更退縮。江表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孰不解體乎。敬業不從。使之奇留守江都。而自引兵度江。攻取潤州。

唐六十九 續

敬業聞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至臨淮。偏將與敬業軍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動。監軍御史魏元忠以危辭懼之。孝逸不得已。引兵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皆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下矣。元忠曰。不然。敵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速戰。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本。

出博徒不習攻戰。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韓白復生。不能當也。孝逸從之。思溫語所親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今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可計日待也。敬猷與孝逸戰。敗。脫身走歸。敬業勒兵阻溪自守。孝逸戰數不利。懼欲引退。元忠曰。風順荻乾。火攻最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將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走歸潤州。挈其妻子。將度海。奔高麗。孝逸遣諸將追之。至海陵界。其下斬敬業兄弟以降。賓王思溫等皆死。仲璋宰相。裴炎之甥也。敬業之起。太后問計於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監子得以爲辭。若太后歸政。則四方之亂。不討自平矣。武氏之黨聞之。遂譖炎陰懷異志。收下獄。炎辭氣不屈。遂斬之。炎弟子柚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曰。陛下爲李氏婦而變。易嗣子。封崇。諸武恐天下。一變將不能自保其宗族矣。太后怒。杖之百。長流嶺南。數欲殺之。柚先卒以智自全。

唐七十 武氏淫虐濫刑

太后謀篡唐祚。以授武氏。懼中外臣庶之不從也。乃謀大誅殺以威之。於是酷吏得志。而告密之事起矣。始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章疏。敬業之起兵也。有魚保家者。爲之製軍械。窮極精巧。及敬業敗。僅得免。因上疏請鑄此匭。太后大悅。驟進右職。匭旣成。其怨家首投匭。發保家。從敬業時事。遂伏誅。天下快之。索元禮者。胡人也。以告密擢爲將軍。專典詔獄。元禮性殘忍。每按一事。必令牽引數十百人。太后以爲忠。數召見賞賜。於是周興來。俊臣起而效之。興以小吏。超拜秋官侍郎。俊臣由布衣。累擢御史中丞。皆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驗其詞。事狀如一。以堅太后之信。俊臣自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以網羅無辜。組織反狀。構造布置。悉有脈絡。爲所陷者。雖儀秦之辨。無以自脫也。元禮等競爲訊囚。酷法所用刑具。殫思巧製。見之者莫不戰栗失魄。輒自引伏。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吏先斃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於己。益寵信之。正字陳子昂上疏曰。伏見諸州告密。囚累百千。察其情實。百無一二。陛下徒以徐敬業作亂。恐黨徒多有漏網。於是大

開詔獄。重設嚴刑。奸人羨惑。乘險相誣。影射疑似。希圖爵賞。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積所結。感傷和氣。兵戈水旱。疾疫從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勃然興矣。願陛下察之。疏奏。太后不省。

唐七十一 續

初。高宗之疾篤也。苦風眩甚。欲使皇后攝知國政。宰相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政。后理內政。天地自然之道。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授之皇后乎。李義琰進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高宗乃止。后聞而深恨之。及是。處俊卒矣。子象賢爲通事舍人。會家奴有罪被斥。因告密誣象賢謀反。遂被殺。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隱。自是。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焉。於是太后下詔。歸政於皇帝。睿宗知其非誠心也。上表力辭。太后復臨朝。如故。是時劉蕡之執政。禕之有文學。立朝頗持大體。嘗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何用久戀政柄。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

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拔。乃叛我耶。盖太后當高宗朝。命禕之脩定列女傳及臣軌等書。以是蒙知遇。致位宰相也。周興來俊臣聞之。因教其徒。誣告禕之受降胡賂金。太后命王本立鞠其獄。本立召禕之聽勅。禕之正色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耶。太后大怒。以爲拒捍詔使。賜死於家。於是公卿將相皆隨風而靡。無敢言歸政者矣。太后兄子承嗣。僞造寶圖。鑿白石爲文。以藥物填之。俾成五色。其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太后大喜。告廟改元。宣布天下。而受禕稱帝之議起。

唐七十二 諸王之被戮

太后潛謀革命。稍稍除唐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越王貞。琅邪王沖等。並以才行有美名。武氏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武氏立明堂成。詔諸王於冬月會朝。宗室因遞相驚曰。武氏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唐宗室。誅之無遺類。黃公譔乃詐爲皇帝璽書。以與沖曰。朕遭幽繫。諸王其各發兵來援。沖倉卒起兵。召

募得五千餘人。悉市井烏合之流。起兵七日而敗。越王貞亦敗於豫州。冲走博州。爲守門者所斬。貞自殺。妻子皆從死。初。范陽王諲使人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當有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及於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太宗壻也。其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歸語越王。昔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迴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而忠義震於海內。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况汝諸王皆高祖太宗之子孫。豈得不以社稷爲心耶。今李氏危如朝露。正諸王捨生取義之秋。猶豫遲回。欲何待乎。禍行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徒死也。及貞敗。瓌與主皆被害。武氏遂盡殺元嘉元軌等。宗室王公。雖疎遠無得免者。於是高祖太宗之子孫盡矣。時治冲貞等獄。當坐死者五千餘人。豫州刺史狄仁傑力持不可。乃流豐州。仁傑昔刺原州。原人爲樹碑頌其德政。流人行至原。原之父老迎而謂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於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唐七十三 武氏之篡

九十八

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日月等十二字以獻。詔頒天下遵行之。太后自名嬰。讀如照。改詔爲制。於是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書。請改國號曰周。而賜皇帝姓爲武氏。太后陽不許。而擢遊藝給事中。於是百官文武。及帝室宗戚。遠近士民。四夷僧道。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表請賜姓。太后可其奏。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改唐爲周。立武氏七廟。諸兄弟子皆封王。旣而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太子。宰相岑長倩。格輔元力爭之。大忤諸武意。皆誣以罪而殺之。慶之入見太后。言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顧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請不肯起。太后怒。命宰相李昭德引出。予杖。昭德引慶之出光政門外。遍集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口鼻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媚諸武者爲之稍歛。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

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子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親受天
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以爲然。由是無意傳位諸武。尋有
告皇嗣有異圖者。太后捕東宮左右。命來俊臣鞠之。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樂工
安金藏獨大呼曰。公若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刺其胸。五
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昇入宮中。俾侍醫療之。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曰。
吾有子不能自明。乃苦汝至此。命俊臣罷。勿鞠。睿宗由是得免。

唐七十四 狄仁傑略傳

狄仁傑。并州太原人也。初舉明經。以荐授并州法曹。時方侍父母居河陽別業。辭親
赴任。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此吾親所居也。瞻望佇立。憫憫久之。雲
移。乃去。在并州。府僚有充使絕域者。母老且病。仁傑慨然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君乃
遠行。豈不貽老親萬里憂耶。乃詣長史請代之。行由是義聲震天下。武后朝官納言。
兼御史大夫。是時中宗猶在房陵。而睿宗在東宮。數罹讒搆。武承嗣三思皆營求爲。

太子甚切。太后意未決。仁傑從容言曰。文皇帝懽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取天下。傳之子孫。高宗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授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一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作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聞乎。於是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亦勸之。太后意稍悟。它日語仁傑曰。朕夢一大鸚武。兩翼皆折。是何祥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則陛下之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旣而契丹酋長孫萬榮入寇。圍幽州。官軍禦之。數爲所敗。萬榮傳檄曰。何不歸我廬陵。吉頊與張易之。昌宗兄弟。同官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有寵於太后。以太后年高。不自安。謀諸頊。頊因教以請召廬陵。二人以爲然。承間屢言之。太后意乃決。

唐七十五 續

聖歷元年三月。太后託言廬陵王有疾。召詣洛陽。武承嗣以不得爲太子。愧恨死。廬

陵王至。皇嗣固請遜位。太后許之。乃詔立廬陵王爲皇太子。充河北道元帥。以禦突厥。先是募民爲兵。詔下月餘。應募者不及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者雲集。未數日。至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狄仁傑知元帥事。突厥聞中宗還朝。大掠趙定間而去。仁傑追之不及。太后雅重仁傑。常呼爲國老。而不名。仁傑薨。爲之舉哀。輟朝。贈文昌右相。賜諡文惠。嘗謂左右曰。國老逝。朝堂空矣。每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胡太速耶。仁傑在位。常以舉賢進士爲急。以己年老。常恐朝夕死。不及復唐宗社。乃物色忠。續貞亮之士。進之於朝。以備它日。緩急。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孰可者。仁傑曰。未嘗陛下何所用之耶。太后曰。將以爲將相耳。仁傑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之流。稱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無逾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荐柬之。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荐者。可爲宰相。非爲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時柬之年已七十餘矣。仁傑又嘗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秦

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皆至。列卿其後。迎立中宗。光復唐祚者。皆此諸人力也。

百〇二

唐七十六 五王復立中宗

太后寢疾經年。張易之兄弟居中用事。柬之暉彥範與崔玄暉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張氏二監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唯相公所使。不敢顧身。因指天地以自誓。柬之自荊州入朝也。楊玄琰實代之。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遂引元琰爲右羽林。謂曰。君猶憶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引彥範暉。及侍郎李湛。悉典禁兵。易之等疑懼。乃又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易之乃安。會姚元之。即元崇。自靈武入朝。柬之等喜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歸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汝其勉之。彥範暉謁見太子。密陳擁戴之策。柬之等遂帥羽林軍五百人。詣東宮奉迎。中宗疑不敬出。駙馬都尉王同皎進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今二十三年矣。天誘其

衷北門。南牙同心。努力以誅。凶豎殿下。不出。其何以副衆望。中宗曰。凶豎誠當夷滅。然聖躬得無不安。諸公且徐俟之。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諸死地乎。中宗乃出。同皎扶翊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引兵直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不得已。乃詔傳位於太子。復唐國號。廢武氏七廟。

唐七十七 章后繼亂

上之遷房陵也。與皇后章氏同幽閉。備嘗艱苦。情愛甚篤。恆私相誓曰。若得再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上復辟。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時矣。上追封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拾遺賈虛已上疏諫。以爲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新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示天下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以昭謙沖之德。不聽。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爲患。宜早誅。三思以消亂萌。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

夫何能爲。季昶退而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三思不除。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噓^吸無及。并不從。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辨慧善屬文。則天愛之。百司章奏。多令參決。上復位。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因之以通於后。上遂委三思以政事。又以愛女安樂公主妻其子崇訓。三思由是權侔人主。東之等反受制矣。東之數勸上誅諸武。皆不聽。東之等始悔之。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人皆稱其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除之。以彰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大事去矣。鄭愔崔湜皆僉人也。日夜與三思密謀。爲之畫策。以除去五人。三思大喜。荐之上。引爲中書舍人。三思與后譖東之等。云將有異志。乃皆封王爵。而罷知政事。內外大權。盡歸於三思。

唐七十八 續

五王旣罷政事。三思猶憾之不已。日夜媒孽其短。皆流諸嶺外而殺之。處士韋月將。上書言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實門侍郎宋璟執不可。乃流廣州。

三思卒授意有司斬之。太子重駿。非后所出。后特惡之。三思倚后勢。輒陵侮太子。安樂公主至戲爲詔書。立己爲皇太女。強上畫諾。上一笑而已。不之責也。太子積不能平。遂與李多祚密謀起兵。盡誅諸武。乃矯制發羽林兵。戮三思崇。訓於其第。遂入叩蒲章門。斬關而入。聲言索上官婕妤。上聞變。與皇后婕妤。升玄武門樓。羽林軍望見之。皆奪氣。倒戈斬多祚。太子以百騎走南山。爲左右所殺。於是章后使其黨宗楚客等。誣奏相王與太子有謀。請收付制獄。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而使人以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東宮讓之。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共聞者。奈何以小人一言疑之。上雖昏庸。而頗敦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吳兢乃上疏曰。自文明以來。帝室宗枝。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方且推恩九族。况相王同氣至親。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陛下試回。溯復辟以來。曾幾何時。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遠竄。朝夕左右相依。爲命者惟餘一弟耳。忍聽讒人之交。亂以置之死地乎。尺布斗粟之謠。竊爲陛下慮之。時上子譙

王重福遭讒遠貶。賊胡兢奏及之。

唐七十九 韋后之弑逆

韋后及安樂公主。居中用事。宗族戚黨。皆依勢弄權。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行之。時人謂之斜封官。稱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等官者。驟增數千人。吏治大壞。民不堪命矣。起居舍人武平一。則天之姪也。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裁損諸武而已。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也。許州叅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與宗楚客圖危宗社。上面詰之。欽融詞氣不撓。上未及有言。楚客遽叱令衛士撲殺之。上頗怏怏不悅。由是后黨始憂懼。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而立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餌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后秘不發喪。召諸宰相入禁中。盡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氏子弟分將之。而後發喪。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嗣位。韋后自知政事。時楚客等共勸后遷武后故事。革唐命。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合謀去之。臨淄王隆基。相王次子也。罷潞州別駕。居京師。見王室多故。

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驍勇爲禁衛。謂之百騎。中宗時增至萬人。隆基皆厚結其豪俊。侍郎崔日用素與楚客善。知其密謀。以告隆基。因與劉幽求鍾紹京等謀先事除之。或言當啓相王者。隆基曰。吾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機不從。將敗大計矣。遂不啓。

唐八十 玄宗撥亂之功

隆基與幽求微服入苑中。會於紹京廡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殉國。天必佑之。且昔預其謀矣。今雖不行。庸獲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並坐。羽林將士皆屯立武門以俟。逮夜相率詣隆基所待命。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葛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篡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貳心者。罪及三族。羽林軍士皆呼萬歲。遂斬關而入。諸禁軍在大極殿宿衛梓宮者。聞鼓譟聲。悉被甲應之。韋后惶懼。走次飛騎營。一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對鏡畫眉。軍士斬之。盡誅。

諸事之在宮中。及爲章后所親信者。比曠內外大定。隆基出見相王。謝不先預。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王入輔少帝。封隆基爲平王。以紹京幽求爲宰相。宗楚客等皆伏誅。幽求言於平王曰。相王嚙昔已登宸極。物望所歸。今人心未安。國家事重。豈得尙守小節不早正大位。以鎮天下乎。隆基與其兄宋王成器入見相王。極言利害。王乃許之。遂即位。復以少帝爲溫王。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嫡長而平王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之。乃立平王爲皇太子。

唐八十一 總論武韋之禍

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勤。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宗也。高宗之欲廢王后也。褚遂良韓瑗來濟之屬痛哭廷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勤。蓋將以勤言決行止焉。勤對以家事無問外人。而帝意始決。百口莫易矣。開元之末。玄宗將廢太子。李林甫。

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實憂勤。故智耳。嗟乎。賊臣之搖動國本者。必以家事爲辭。成人主之私。而杜忠諫之口。今古固一轍哉。武后雖淫。伏好殺而行事。則有非英主所能及者。知狄仁傑之忠。而以庶政委之。尊禮之。誠久而不衰。一張懷義之流。雖日侍宮闈。而不使預聞政事。有犯必懲。曾無少貸。甚至蘇良嗣。手批懷義之頰。宋璟不禮。諸張后悉不問。且改容禮之。聽政三十年。而朝野宴然。四夷賓服。迹其本末。可不謂女中之秦皇漢武耶。方其侍太宗也。帝有名馬。猛鷲。無能調馭者。武氏進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鑊。一鞭。一七首。鞭之不服。則以搗搗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之。時武氏年甫十餘耳。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甚。高宗而加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賤。三思仇也。而委之以身。五王親賢也。而刑之。若不及。昔太宗挈高宗王后。屬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於乎。若中宗者。夫夫婦婦。豈祖宗所忍見哉。

唐八十二 張仁愿畧傳

裴行儉。既歿。則天。中宗。兩朝。將帥。之臣。未有。過於。張仁愿者。唐休璟。婁師德。之儔。皆非。其匹也。仁愿。華州下邽人。少有。文武才幹。中宗。神龍三年。突厥。大舉入寇。朔方軍。連戰。敗衄。詔。仁愿。以。御史大夫。攝。朔方總管。仁愿。至邊。虜衆。已退。乃。躡其後。掩擊。大破之。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享。因。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傾。國。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爲。兩。漠。已。來。皆。北。守。黃。河。今。深。入。寇。境。築。城。恐。勞。師。費。財。終。爲。賊。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爭。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戍。兵。以。助。其。役。有。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禽。之。一。時。戮。於。城。下。軍。中。股。栗。莫。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控。扼。津。要。遙。相。應。援。直。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出。放。牧。朔。方。無。復。寇。警。鎮。戍。之。兵。歲。減。數。萬。仁愿。之。築。城。也。不。置。甕。門。及。守。城。之。具。或。問。其。故。仁愿。答。曰。臨。邊。之。兵。貴。在。進。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

便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者，猶當斬之。何用先虜守具，長其退縮之心耶？其後常元楷鎮朔方，始築甕門以備寇。議者於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唐八十三 太平公主之亂

太平公主者，武氏女也。沈敏多權畧，后以其類已，故於諸子中，最鍾愛之。二張之誅也，公主與有力焉。中宗之世，章后及安樂皆畏之。既與太子共誅章氏，屢有大功，益貴重用事。上常與之密議大政，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必問與太平議否。公主所欲，上無不從。將相去留，繫其二言。士之趨附其門者如市。太子年少，主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大臣竇懷貞、崔湜等皆附之。姚元之、宋璟、張說爲上謀，令太子監國，而安置公主於蒲州，以息浮言。主聞之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等離間骨肉，悉貶遠州刺史。主握權如故。睿宗下制，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實避公主之專也。主勸上皇，雖已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皇從之。初，河內人王琚，有權謀，遊俠好客，與上爲布衣

交。上之爲太子也。琚當選爲諸暨主簿。謁謝太子。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斥之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唯有太平耳。太子遽召見。與語曰。主上同氣。唯主一人言之恐傷聖意。不言爲患日深。其若之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有天下者。豈顧小節哉。太子善之。奏爲中舍人。日與遊處。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劉幽求使羽林將軍張暉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太平得進。日夜謀爲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發。太上皇何以得安。臣已與幽求定計矣。上深然之。暉遽洩其謀於外。上大懼。急下幽求獄。流諸封州。崔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曖知其謀。固留之。幽求乃得免。

唐八十四 太平公主之敗

太平公主廢立之謀益盛。宰相蕭至忠。薛稷。及新興王晉皆附之。主與宮人元氏謀。令於赤箭粉中。置毒以進。事洩不果。王琚言於上曰。事急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以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謂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曩

在東宮。分爲臣子。或難致討。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實恐驚動上皇耳。日用曰。天子之孝。在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宗社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諸弟岐王範。薛王業。及郭元振等密謀。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斬至忠。義於朝堂。懷貞自縊。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公主賜死於家。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流嶺南。於道賜死。初主之謀廢立也。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及是。上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斯言信哉。始太宗定制。內侍不得過四品。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奄人增多。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宦者高力士傾心侍奉。太平之誅力士。與有勞焉。以功擢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其後宦官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變多。宦者之盛。自是始也。

唐八十五 姚崇相業 姚崇之孫改名崇

玄宗開元數十年間。唐室極盛之時代也。究其致此之由。則任賢勿貳。有以致之。此姚宋之相業。所以繼房杜而並稱也。上之始親政也。即欲以崇爲相。而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姚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言。汝何得面爲欺謾耶。皎頓首懾服。皎皇后妹壻也。時上方獵於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元之方爲同州刺史。聞命馳至上。詢以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上曰。卿勿去。卽留相。朕元之知上方。銳於求治。乃先要約十事。以堅上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吐蕃強盛。數覆王師。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宗戚觸法。皆得以議貴。爲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女主臨朝。奄人始得預政。臣願宦監不復任事。可乎。中外大臣。率皆假貢獻。以自媚。臣願一切謝絕。可乎。外戚用事。班序凌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分。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自韋月將燕。欽融以忠獲罪。臺諫遂爾結舌。臣願羣臣皆得面折廷爭。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兩。

觀。費。帑。百。萬。臣。請。停。罷。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臣。願。鑒。於。前。事。抑。損。外。戚。可。乎。帝。曰。朕。固。能。行。之。元。之。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元。之。嘗。面。奏。選。補。郎。吏。事。上。他。顧。不。答。元。之。再。三。言。之。卒。無。語。元。之。皇。恐。趨。出。上。謂。高。力。士。曰。吾。任。元。之。爲。宰。相。大。事。固。當。奏。聞。區。區。選。用。曹。郎。尙。不。能。自。決。而。重。煩。我。耶。元。之。聞。之。意。乃。自。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大。治。

唐八十六 續

崇。之。爲。相。也。持。大。體。而。不。苛。細。務。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救。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討。除。大。臣。之。無。識。者。至。相。率。上。疏。言。天。災。不。可。違。崇。力。斥。其。妄。不。爲。少。動。先。後。捕。得。蝗。十。四。萬。石。是。年。蝗。不。爲。災。而。天。下。復。脩。捕。蝗。之。政。尤。長。於。吏。事。處。決。略。無。淹。滯。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胥。之。數。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太。臣。雅。尊。遇。崇。每。便。殿。燕。見。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宰。政。之。後。絕。綱。大。壞。先。天。未。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勝。數。崇。爲。政。常。先。有。司。

罷冗員。修制度。官人授職。各當其材。繇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生平處事。頗尚權數。既與張說有隙。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宅申款。他日崇入朝。陽爲跛。倚狀上問之。曰。卿有足疾乎。對曰。疾誠有之。然痛在心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國之輔臣。而出入王家。臣竊恐王之爲所誤也。故憂之。於是出說刺相州。魏知古本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由爲吏部尚書。分司東都。知古憾焉。崇二子在洛。通賓客。納餽遺。請託故舊。知古悉以奏聞。他日上召崇問曰。卿子才乎。今皆安在。崇揣知上意。奏曰。臣二子皆在東都。其爲人多欲而濫交。非才子也。帝始意崇必私其子。及聞言。乃大喜。以崇爲不私其親。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不肖。撓陛下法。而反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矣。乃止。崇薨。諡曰文獻。

唐八十七 宋璟相業

璟耿介有大節。當武后時。爲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魏元忠謀反。引張說爲證。將廷訊。說皇遽無措。璟語之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自免。緣此同譴。芳馨多矣。若不測。

者。吾且叩閤救與子。偕死。說感其意。具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會有告張昌宗引相工
觀吉凶者。璟請窮治之。則天不可。璟爭之愈力。則天不得已。收昌宗等下獄。俄下詔
原之。勅昌宗詣璟謝。璟拒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
碎監子首而使亂國。經也。開元初。坐小累出爲廣州都督。粵人以茅竹爲屋。多火。災
璟教之陶瓦築牆。列邸肆。嶺外始知有棟宇之利。後繼姚崇爲相。帝幸東都。次嶠谷。
馳道狹隘。車騎填塞。帝怒。將黜河南尹以下官。璟奏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而以
道路不治。罪有司。史策書之。非佳話也。帝遽命舍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今以
臣一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歸於下也。不如使待罪朝堂。而後詔還其職。則進
退兩得矣。帝善而從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涯際。自廣州入朝。上命中官楊思勳
迎之。環至都。未嘗與交一言。思勳方以將軍貴。幸耻之。訴諸上。上益嗟重。環爲宰相。
務清政。刑使官人悉得其職。而不爲赫赫之功。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環
善守經。以持天下之正道。不同而同。歸於治。豈不信哉。

唐八十八 吐蕃之交涉

則天季年吐蕃寇涼州唐休璟與戰大破之其後又寇茂州爲都督陳大慈所破自是不復寇邊中宗復辟贊普入貢求昏朝廷以宗女金城公主妻之西垂無事者幾十年立宗開元二年吐蕃遣使來請正疆界詔以散騎常侍解琬往琬奏言吐蕃必叛請屯兵秦渭以備之秋八月虜果大入自臨洮至渭源掠取牧馬詔薛訥帥師禦之訥仁貴子也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河地與吐蕃其地水草豐饒虜就之畜牧因以爲寇矩悔懼自殺上又命羣牧使王暖暖帥所部與訥會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暖選勇士七百人衣胡服夜襲之多携鼓角以隨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軍鳴鼓角以應之虜謂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虜尚二十餘里虜別部塞其暖中間暖復迴軍襲擊虜大潰訥暖合軍追之斬獲數萬軍使王海賓戰死詔養其子忠嗣於宮中時上已下詔親征捷奏至乃罷自是吐蕃連歲犯邊矣然猶信使不絕其致書恆用敵國禮上深怒之張說諫曰西戎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已十

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王師屢捷而所得不償所亡。苟能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之困。上曰。俟召王君奐議之。說退謂同列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幸。吾言必不用矣。君奐入見。果請深入。時吐蕃久攻甘州。君奐度其兵疲。勒兵躡之。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君奐收其輜重牛馬而還。上由是始事邊功矣。

唐八十九續

王君奐既以輕脫開邊。畔而才略曾不足以制敵。吐蕃大將悉諾邏寇陷瓜州。執君奐之父。繼所俘漢人使歸涼州。報君奐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竟不來戰耶。君奐但登城西望而泣。竟弗敢出兵也。既而吐蕃使者歸國。君奐率精騎邀之肅州中。途爲回紇叛人所殺。河隴震駭。人無固志。詔以蕭嵩爲河西節度使。代君奐。嵩至鎮。以裴寬爲判官。與牛仙客共掌軍政。人心少安。仙客本鶻觚小吏。以才幹爲君奐腹心。積功至判官。嵩又奏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城爲虜所毀。守珪帥衆城之。板築裁立。吐蕃忽至。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瘡痍之餘。不可以力戰。取勝當以奇計。却。

之。乃於城上置酒奏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大破之。於是脩復城市。招納流亡。西垂賴以無恐。悉諾邏久將兵。威名甚盛。嵩縱反。間云其與中國通謀。發誓疑而殺之。吐蕃曰。是少衰。石堡城爲河西天險。吐蕃陷而據之。以侵擾河隴。上命信安王禕攻之。諸將咸謂山險道遠。攻而不克。將不能自還。且宜按兵觀衅。禕不聽。引兵急攻。拔之。分據要害。令虜不得前。河隴諸軍遊奕拓境。千餘里矣。吐蕃數敗而懼。使人持金城公主書來求和。且求毛詩春秋禮記諸書。于休烈上疏。以爲吐蕃國之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宰相裴光庭奏吐蕃蒙昧凶頑。不知禮義。因其請而賜之。庶使之漸陶聲教。上善而從之。

唐九十 安祿山初起

契丹王屈烈與其將可突干。連年爲東方患。上以張守珪新立功西垂。徙爲幽州節度使。委以經畧。可突干詐請降。守珪使書記王悔往撫之。悔察知可突干無降意。而酋長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因說使圖之。過折夜斬屈烈及可突干。以其首來。

獻。上嘉守珪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所以賞功之官也。且守珪始破契丹。遽以爲相。偷盡滅東胡。何以賞之。乃止。未幾。守珪使部將安祿山擊契丹。爲所敗。守珪將斬之。祿山臨刑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壯士。守珪乃執送京師。張九齡判曰。昔司馬穰苴誅莊賈。斬宮嬖。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頗惜其才。命赦之。九齡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事。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摩山。隨母嫁安氏。因冒其姓。後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相率來歸。爲人狡黠。善揣人意。志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生同里閭。亦以驍勇著名。守珪奏爲果毅。累功遷至將軍。後入奏。上召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君子曰。祿山之敗軍也。罪固當誅。九齡以軍法爭之。可也。乃藉口相貌以逆斷未來之事。使玄宗得以拒之。惜哉。後祿山反。上幸蜀。九齡已卒矣。上語左右曰。苟從九齡之言。不至於是。遣中使以中牢祭之。

唐九十一 李林甫用事

百二十三

開元天寶之閒。正唐室。由治而亂。而轉關。亦漢族盛極而衰之際。會也。而釀成大亂者。厥惟李林甫一人。國以用賢而昌。以不用賢而亡。豈不信哉。玄宗在位久。天下承平。無事。年穀屢豐。侈心漸生。而姚宋諸賢皆已前卒。在相位者。唯張九齡一人。九齡固賢者。然德有餘。而才畧不足以濟之。於是言利之臣稍稍進。用始倡。聚歛以逢君者。爲宇文融。融死。而王鉷。楊慎矜之徒繼之。九齡不能制。林甫乃乘閒進用矣。林甫故宗室子。以廕補官。擢至吏部侍郎。素無學術。而柔佞狡險。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以刺宮中事。上之動靜。靡不知之。奏對恒稱旨。時壽王瑁之母武惠妃。寵幸冠後宮。陰謀奪嫡。林甫深自結納。願爲盡力。惠妃德之。陰爲內助。上欲以爲相。九齡諫曰。宰相繫天下安危。陛下若相林甫。恐他日必爲宗社之憂。上不聽。宰相林甫。林甫常伺太子過失。輒以報惠妃。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廢太子瑛。及光王瑒。鄂王瑋。九齡曰。陛下御宇垂三十年。三子皆已成。人未聞大過。奈何以無根之語。盡廢之乎。必欲爲此。

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語諸宦官。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畏九齡猶豫。未決。惠妃私遣人詣九齡。致意。九齡叱之。以其語奏上。上爲之動容。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由是日夜短九齡於上。上遂積前怒。遽罷九齡。而以牛仙客同中書門下三品佐林甫。

唐九十一類

林甫既正相位。欲蔽塞人主聰明。自尊大權。召諸諫官。謂之曰。今聖明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矣。由是朝士相率緘默。莫敢直言。仙客爲林甫所引。不敢稍立異。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常以甘言暗人。而陰中傷之。九齡既去。上遂廢太子及二王。尋皆賜死。林甫遂勸立壽王。上以忠王璵年長。仁孝恭謹。猶豫者歲餘。卒立之。即肅宗也。然林甫猶百計傾之。會惠妃卒。壽王愛漸衰。太子得無恙。林甫性尤猜忌。凡才望功業出己右。爲上所厚。及有文學者。莫不中以危法。貶竄投荒。甚者身死族滅。宰相李適之。與林甫爭權不勝。卒被搆。

賜死。連坐者數十家。朝堂爲之一空。以王鉞楊慎矜之寵。猶不獲免於誅戮。他可知矣。上常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廣養。以天下事悉委林甫。何如。力士對曰。天下大柄。安可假人。彼威勢旣成。誰復敢議之者。上怫然。力士頓首謝罪。乃解。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力士上所最寵信也。然猶如此。林甫數與大獄。別置推事院領其事。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闈。言多見聽。欲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使專典詔獄。釗因得報其弘怨。所誅夷數百家。旣而釗權寵出林甫右。釗後改名國忠。貴妃楊氏之族兄也。林甫秉政十九年而後死。終有唐一代得君之專在位之久。無過之者。摧鋤善類。庇護逆胡。安祿山及其死而大亂已成。不可救藥矣。

唐九十三 王忠嗣之將略

王忠嗣者。有唐中葉一偉人也。中興名將。如郭李之儔。皆出其部下。使忠嗣不死。可無安祿山之禍矣。忠嗣少育宮中。與肅宗爲昆弟交。玄宗以其將家子。恆從容與論兵法。忠嗣所論。皆出意表。上奇之。曰。爾後必爲名將。勉之。結髮從戎。數立戰功。遂領

朔方河東兩鎮節度其爲帥也專以安邊持重爲務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百姓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尺寸之功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必見可勝然興師故所至有功旣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東西數千里要害阨塞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愿之後爲將帥者莫之及也忠嗣與番夷互市每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售馬於中國忠嗣悉買之由是胡馬少而唐馬日蕃息未幾又詔兼隴右河西二鎮西北兩邊咸歸控制忠嗣仗四節專鎮萬里天下良將勁旅皆在掌握自闕初以來未有也忠嗣在邊尤嚴蒐軍實每軍出卽召召本將付之甲仗令分給士卒雖一弓一矢必書其姓名於上以記之軍還交納若失遺或損壞者輒按其名罪之由是人人自勸鎧仗充馱器械精利冠於諸邊吐蕃犯邊忠嗣帥衆禦之連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之叛命虜其全部而還忠嗣功名日盛季林甫深忌之忠嗣乃固辭河東兩鎮上許之

唐九十四 續

忠。嗣。部。將。李。光。弼。哥。舒。翰。皆。以。勇。畧。著。稱。石。堡。城。久。陷。於。虜。上。使。忠。嗣。攻。之。忠。嗣。上。言。石。堡。天。險。吐。蕃。傾。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覘。其。有。罅。然。後。取。之。上。意。未。決。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光。弼。諫。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且。此。行。出。天。子。意。彼。若。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以。杜。其。口。乎。忠。嗣。慨。然。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不。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吾。故。不。欲。爲。之。且。令。忠。嗣。獲。罪。天。子。不。過。罷。兵。權。徵。還。京。師。甚。者。亦。不。過。流。竄。黔。中。耳。豈。能。損。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能。及。也。延。光。過。期。不。克。上。言。忠。嗣。沮。撓。軍。務。上。怒。徵。忠。嗣。還。京。先是。安。祿。山。潛。蓄。異。志。託。言。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還。數。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因。使。人。告。忠。嗣。謀。擁。兵。奉。太。子。即。位。詔。委。三。司。翰。之。上。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生。長。深。宮。安。能。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願。以。已。爵。

贖之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抵任歲餘卒。忠嗣歿。祿山乃靡所畏忌矣。

唐九十五 天寶軍政之壞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以忠謹。大臣爲之。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治績最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四夷蕃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忠勇如契苾何力。猶不得專元帥之任。皆用大臣爲帥。以制之。開元中。葉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忠慶。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皆爲諸鎮節度。而別設副使治事。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節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久怙朝權。欲杜帥入相之途。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帥。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蕃人。蕃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力。上悅。始用安祿山鎮幽營。於是諸道節度使。咸用胡人勁騎。精卒皆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東北卒使祿山。搆逆。蒲葑中原。皆出於林甫。固位專寵之一念耳。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譖。上嘗戲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

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祿山陽問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朕千秋萬歲後。爲汝主者也。祿山曰。臣愚昧。向者止知有陛下。一人耳。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下拜。上以爲信。然益愛重之。祿山旣得罪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數入朝。見武備墮弛。始有輕中國之心矣。

唐九十六 楊國忠之亂政

初李林甫以楊國忠爲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有隙。以林甫之厚饋也。憾之。及鉷敗。國忠遂盡發林甫奸狀。上由是始疏林甫。擢國忠爲御史大夫。凡鉷所領財政。悉以委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及林甫死。國忠教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告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時林甫尙未葬。詔削官爵。剖棺褫金紫。更以庶人之禮葬之。子孫皆流嶺表。於是中外大權。悉歸楊氏。初安祿山以林甫狡險。逾已深畏服之。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悉不聽。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會翰擊破吐蕃。盡收九曲地。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挑祿山。

因奏以翰兼制河西。且賜王爵。以結其心。是時。中國盛彊。出京師。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餘里。閭閻相望。桑麻被野。天下稱富庶者。以隴右爲最。國忠苟悅上意。建議四方無事。兵可銷而不用。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悉聚兩邊。中國無武備矣。國忠爲人強辨輕躁。無威儀。裁決機務。尤敢爲大言。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頓指氣使。莫不震懼。所領使職。至四十餘事。雖林甫在時。不如也。關中霖雨害稼。民大饑。上臨朝。憂形於色。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爲害也。上以爲然。天下遂無敢言災者。

唐九十七 南詔之敗

南詔者。雲南徼外蠻族也。其俗呼君長曰詔。凡六部。部各有酋。統之。謂之六詔。至唐時。而漸強。遂擊併六部。合爲一國。其王閣羅鳳。陰有憑陵南服之志。會朝廷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者。僉人也。有德於楊國忠。故國忠荐之。仲通爲治。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王常擊其妻子。來謁都督。蜀仲通抵任。閣羅鳳以故事來謁。過

雲南太守張虔陀私其妻妾。又多所需索。閣羅鳳大怒。發兵反攻陷雲南。執虔陀而殺之。取沿邊州郡三十二州。詔仲通帥師討之。仲通本市井小人。素不知兵。聞命發兵八萬人。自將入雲南境。閣羅鳳尙不知中國虛實。亟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欲立邊功以邀寵。固不許。囚其使。進軍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數萬。國忠隱其敗狀。以大捷聞。閣羅鳳遂西臣於吐蕃。且刻石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欲令後世子孫識此意也。詔大發兵擊南詔。以國忠領劍南節度。國忠不行。李宓爲留後代治軍事。時方暑募兵。民憚熱畏瘴。無應募者。國忠使御史分道捕人。桎梏送軍前。父母妻子哭送之聲。哀號震野。宓軍旣出境。南詔故示弱。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食盡。士卒瘴癘。餓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國忠仍以捷奏。上益發兵南征。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無敢言者。祿山反乃已。

唐九十八 哥舒翰畧傳

哥舒翰。突厥部人也。世居安西。家富於財。重然諾。尙任俠。縱酒長安市。年四十。不得

志慨然遊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署牙將。翰能讀左傳漢書。通大義。輕財好施。予。以是得士卒心。吐蕃盜邊。忠嗣使翰禦之。遇虜苦拔海。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名蓋軍中。先是官軍屯積石。軍每歲麥熟。吐蕃輒來取。莫能禁。翰設伏於東南谷中。虜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刈麥。翰突出奮擊。虜駭走。伏兵起。悉殲之。匹馬無返者。翰嘗逐虜馬驚陷於河。虜將三人至。欲刺翰。大呼。皆愕。顧不敢進。俄援兵大集。三人皆被獲。翰有奴左車。年甫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每追賊。輒擬槍於肩而叱之。賊反顧。翰卽刺其喉。挑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墜地。左車卽下馬取其首。以爲常。忠嗣既黜。以翰代其任。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陷之。更築於龍駒島。號其城曰應龍。翰相其川原饒沃。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詔以朔方河東兵十萬攻石堡城。三日不下。翰怒。召裨將高秀巖等將斬之。秀巖請期三日。果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邊。開屯田。繕軍實。西垂稍稍息肩矣。翰素與安祿山思順不相能。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高力士宴之城東。酒半。祿山謂翰譏

已爲胡。怒罵。幾起相搏。由是嫌隙愈深。

唐九十九 高仙芝封常清略傳

高仙芝者。高麗人。從軍西域。美姿容。善騎射。華安西節度夫蒙靈察開元末。小勃律王叛。附吐蕃。詔仙芝帥師往討。仙芝自安西行百日。乃至其地。分軍爲三期。會於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九千人守之。城下據娑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川。命士卒人持三日糧。期渡水。士卒之信也。既涉。旂不沾。鞍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謂其下曰。向吾假神道。以堅士心。謂賊乘半濟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陳。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仙芝欲遂深入。監軍懼不肯行。仙芝乃獨進。山險阻絕。仙芝恐。士心憚險。乃潛遣二十騎。衣胡服。先行使待於途。而語其衆曰。勃律已有人來迎。吾無慮矣。衆以爲謾語耳。既進。果遇所遣。衆皆驚。以爲神。勇氣百倍。遂平其國而還。封常清。仙芝判官也。始以策于仙芝。仙芝未之奇也。會奉檄破達奚諸部於碎葉城。常清於幕下。潛作露布。具記克敵之謀。與攻戰形勢。以

進。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言。乃大奇之。卽以爲判官。仙芝每征討。常清輒總知軍務。剖決如流。畧無疑滯。部將有犯令者。雖仙芝至威。曾無少貸。軍中莫不股栗。未幾。擢北庭都護。兼伊西節度使。與仙芝并持帥節矣。常清廉儉耐勞。在軍無私蓄。賞罰分明。蕃夷畏服。會入朝。與仙芝俱留長安。

唐一百 唐一代之兵制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凡三變。其始盛時。用府兵。廢而乃用彊騎。彊騎廢而方鎮之兵起。而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布滿天下。而天子亦自養兵於京師。號曰禁軍。其後天子愈弱。方鎮愈強。遂以亡唐。然終唐之世。四夷疊興。犯邊入塞。而終不能大爲中國患者。亦其兵力之強。有以制之。究其轉移興革之迹。要皆開元天寶間事耳。比而觀之。可以見一代盛衰之大勢矣。府兵之制。始於拓跋宇文。而大備於隋。唐興。因之。畧師古。井田遺意。厲兵於農。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有四。而在關內者二百六十。有一太宗之志。蓋將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自高宗。

武。后。時。四。方。無。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立。宗。御。宇。慨。然。有。經。畧。宇。內。之。志。張。說。請。一。切。改。徵。爲。募。名。之。曰。彊。騎。教。試。徵。發。略。異。府。兵。至。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稍。變。易。士。皆。失。拊。循。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往。往。逃。亡。避。匿。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甚。者。宿。衛。不。能。給。乃。不。得。不。用。邊。兵。矣。初。府。兵。之。置。也。無。事。則。畊。於。野。歲。時。番。上。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警。則。命。將。帥。以。出。征。事。平。解。散。將。歸。於。朝。士。散。於。野。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而。杜。亂。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之。時。亦。據。險。要。專。方。面。土。地。人。民。甲。兵。財。賦。悉。而。有。之。蓋。郡。縣。之。朝。而。儼。爲。封。建。列。國。之。勢。矣。而。其。變。皆。起。於。天。寶。之。初。茲。故。備。而。論。之。



國史讀本卷四正誤表

| | |
|------|------|
| 第二頁 | 第六行 |
| 第五頁 | 第十行 |
| 同 | 第十一行 |
| 第六頁 | 第六行 |
| 第七頁 | 第三行 |
| 第八頁 | 第五行 |
| 第九頁 | 第六行 |
| 同 | 第七行 |
| 第十二頁 | 第三行 |
| 第十六頁 | 第四行 |
| 同 | 第十一行 |
| 第廿五頁 | 第二行 |
| 第廿七頁 | 第十二行 |

國史讀本正誤表

誤。洪。水。焚。尚。疆。厥。突。且。詢。之。長。壽。宮。王。室。至。闕。幅。巾。短。巾。汲。沒。九。錫。饒。勇。饒。悍。難。逼。汎。舟。

正。洪。水。夢。尚。疆。突。厥。且。詢。之。長。春。宮。王。至。闕。幅。巾。短。巾。汲。沒。九。錫。驍。勇。驍。悍。難。逼。汎。舟。

| | |
|-------|------|
| 第廿八頁 | 第八行 |
| 第廿九頁 | 第十一行 |
| 第三十七頁 | 第一行 |
| 第三十八頁 | 第四行 |
| 第四十二頁 | 第一行 |
| 第四十九頁 | 第九行 |
| 第五十一頁 | 第一行 |
| 同 | 同 |
| 第五十二頁 | 第十一行 |
| 第六十頁 | 第二行 |
| 第六十二頁 | 第一行 |
| 第六十八頁 | 第四行 |
| 同 | 第九行 |
| 第七十頁 | 第七行 |
| 第七十一頁 | 第十二行 |
| 第七十二頁 | 第五行 |

兵疆。同。薛萬均。搏戰。招世民。盛疆。待臣。胡稱臣。疆則。援險。至華宮。太子。其胡。則天下。胡地。屈禮。

二 兵疆。同。薛萬均。搏戰。詔世民。盛疆。待臣。故稱臣。疆則。據險。玉華宮。太子。其故。則天子。故地。屈體。

| | |
|-------|------|
| 第七十四頁 | 第四行 |
| 同 | 第五行 |
| 第七十八頁 | 第二行 |
| 同 | 第八行 |
| 第七十九頁 | 第一行 |
| 同 | 第九行 |
| 第八十三頁 | 第六行 |
| 同 | 第十一行 |
| 第八十六頁 | 第二行 |
| 第八十七頁 | 第八行 |
| 第八十八頁 | 第十二行 |
| 第九十四頁 | 第十行 |
| 第九十五頁 | 第十一行 |
| 第九十六頁 | 第三行 |
| 第一百頁 | 第二行 |
| 第百〇三頁 | 第三行 |

國史讀本正誤表

權歸
臣大怒
泥熟匄
鄉有
貴城
泥熟匄
疆場
胡地
上詢
疆大
李敬立
獄吏
劉禕之
同
他族
迎仙官

放歸
上大怒
泥熟匄
卿有
貴誠
泥熟匄
疆場
故地
上詢
疆大
李敬立
獄吏
劉禕之
同
他族
迎仙官

第百〇四頁
第百〇六頁
第百一十一頁
第百一十二頁
第百一十七頁
第百一十八頁
第百一十九頁
第百二十頁
同
第百廿四頁
第百三二頁
同

第二行
同
同
第八行
第五行
第七八行
第二三四六行
第七八九十行
第四行
第八行
第七行
第三行
第七行

噬臍。胡兢。迴願。王暖。列邱。暖。君奠。信安王禕。聲救。摧鋤。夫蒙靈察。謂賊。

四
噬臍。故兢。迴願。王暖。列邱。暖。君奠。信安王禕。聲救。摧鋤。夫蒙靈察。設賊。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印行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著者 咸陽李岳瑞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國史讀本卷四全一冊)

6
104-71

